

英

烈

全

傳



繡像京本雲合奇踪玉茗英烈全傳卷六

稽山徐渭文長甫編

第四十三回 損大將日現黑子

江山牢落路煙迷

劍氣縱橫夜欲低

嶺下捲旗鳴顧影

湖邊移寨鳥驚啼

碧梧秋老稍頭淚

宮樹春深草底凄

爲應日中摩黑子

狡獪百戰夕陽西

且說元將阮德柔把守建寧。却有陳有定從汀州逃脫來見那德柔。聽了朱亮祖劈開石壁殺傷軍士希奇的事。幹便說仁兄此來我爲你去報讐。此地離處州界限不遠。我如今點兵四萬屯住錦江。復領一枝兵。遶出處州山背。便當一鼓攻破城池。有

定接應道。絕好絕好。就整頓軍馬起行不題。却說處州鎮守大將姓胡名深字仲淵。此人沉毅有守。智勇雙全。且又評論時文。高出流輩。大小三軍沒一個不畏之如神親之如父。真是個浙東一方保障。探子報知信息。他便上了弓弦。出了刀鞘。統領鐵甲軍三千上馬出城迎敵。正遇有定兵到。兩邊射住了陣脚。那有定看了胡深不多人馬。便縱馬直殺過來。胡深就把大刀抵住你東我西。你來我往。戰五十餘合。胡深陣上的兵十分精猛。各自尋個對手相殺。殺得有定陣中旗倒盔歪。十停之中。留有五停。有定大是輸魂喪胆。天色已晚。兩家收兵。明日再戰。有定自回本陣去訖。胡深領兵入得城來。恰好兒子胡禎迎着說。今日之戰。雖荷主上洪福得勝。但父親何以不着孩兒出陣。次要

自戰此意何如。胡深說道：你不曉得，那有定因輸與朱亮祖了。又失了若干地方。此行仗倚阮德柔恢復圖報，復其勢必勁。其謀必深。你們少年人那識行兵神妙。但我今日雖然得勝，此賊明日必定另有詭計。接應我師。我前日接主公密札，分付說：日中有黑子，主東南主將不利。我連日坐臥不安，心神若失。不意此賊攪擾界限，儻有疎失，我當萬死以報主公。爾爲我子，更宜戮力爲國家盡忠。爲父親爭氣。言畢，不覺淚下。胡禎慌忙答應道：父親放心。料然必勝。軍中把酒已罷。次日黎明時侯，胡深傳令軍中造飯，結束齊整。三千鉄甲軍，沒一個被半點傷痕。正要上馬，只見走過兒子胡禎來說：父親今日可令孩兒當先搦戰。稍替你氣力。父親可中軍壓陣。胡深笑道：孩兒不須掛心。我今

日若不出陣。那有定便說我氣力不加。反喫賊人笑侮。你但可領屯兵鎮守城池。分付纔罷。便跳上馬。把身子一扭。那馬飛也似當先去了。剛剛排列陣勢完成。早有陳有定前來。大叫道。胡將軍。你可出來相對決個勝負。胡深聽了。便說。陳元帥。你為何迷而不悟。你陣上甲兵四萬。到晚點數不上二萬。有零我兵三千。公然全軍而返。昨日之戰。已見分明。元帥何不順天來歸。我主公仁聖英明。羣臣樂爲之用。不久四海自當混一。昔日竇融歸漢。至今稱爲哲人。元帥請自三思。何苦傷殘士卒。有定聽了。一會也不回報。驅兵徑向陣中殺入。胡深大怒。領動三千鉄甲。直入重圍。把那賊人寨柵登時砍倒。殺到核心。那二萬餘人又去了十分之四。有定大擢勒馬向建寧路上逃走。胡深縱馬趕

來約有二十餘里。看看較近。那有定心下轉說。前者被朱亮祖出奇奪去了建陽崇安汀州等地。無可容身。幸有阮德柔肯分兵與我報仇。今有剩得殘兵萬餘。雖然同去何面目。見江東父老。諒他後面又無接應兵馬。不如拚死與他再戰。這也是胡深命合當休。上應天象。那有定大喊一聲。轉馬來殺胡深。也道你正該就死。兩馬正將湊頭對敵。誰想胡深坐的馬被那旗旛一動。日光徑射過來。只道是什麼東西。把雙腳一跳。湊巧前腳踏。上嵌着一把長草。那草披披離離帶着後蹄一絆。絆倒在地。胡深雖便跳下馬來。恰被賊兵撓鈎搭住不放。衆軍便活縛了過去。三千鐵甲軍直衝過來救應。那有定奮力殺奔前來。無可下手。三千鐵甲軍士只得含淚迤回報。胡禎得知。那有定見軍士

回散便縱馬先回建寧城中。見了阮德柔說捉得大將胡深來。到德柔大喜。就請有定暫回本館。解甲安息。待眾軍解到胡深。方請公堂筵宴慶賞。有定回至本館。未及半刻。眾軍把胡深解到。有定便下階解去了縛說。且請上堂講話。胡深只得上堂。便開口說。既然被擒。願付一死。倘如釋放。便當與公同事聖明。不枉了君明臣良。大理說了。又說勸了。又勸。有定心中甚是尊愛。館門上元將阮德柔處。屢次打發人來請赴筵宴。因有定聽了。胡深言語不見發付。只是沉吟。便不敢上堂相稟。誰想德柔這賊。坐在自己堂中。正要十分施逞快活。怎奈二三十替差來接的人。都不去回復。忍耐不住。便放開脚步。走到館前門首。大喝。陳將軍把這胡深一刀兩斷。便了。何必待他說張說李。終不

然放了他不成。有定慌忙下堂迎著。那德柔已到堂前。喝令衆軍把胡深斬訖報來。連有定也沒做理會。頃間軍士獻了首級。德柔自同有定到府中筵宴。話分兩頭。那胡深兒子胡禎在城上自早盼望到晚。杳無消息。自要領兵出陣接應。又恐孤城失守。正在狐疑。不覺心飛肉跳起來。胡禎心上不安。却有一種口裡說不出的光景。隔不多一會。鈇甲軍士到來。訴說馬絆被捉。事情胡禎放聲大哭。哀動三軍。暈倒了半日。方醒。次日卽申發文書。知會四面支應。一面備將事務上表。奏聞太祖。申請急調將官把守。不在話下。却說朱亮祖承命攻取江州等處。得勝而回。不一日來到金陵。次日入朝。朝見行禮畢。出班將前事一一面奏。太祖不勝歡喜。便令御馬監將自己所乘駿馬。并庫中取

彩段八表裏。賜與亮祖。亮祖拜謝出朝。只見殿中走過一個使臣。將表章托在手內。口裡報道。臣處州府鎮守胡深子胡禎。遣來奏聞的表章。太祖聽了胡深子胡禎五字。喫了一驚。便問說。胡元帥好麼。那使臣不敢接應。只是兩眼中汪汪淚如雨下。太祖慌忙把表章讀看。方知胡深被害。便對宋濂說。胡將軍文武全才。吾方倚重。不意竟爲有定這賊所害。因追贈縉雲伯。遣使到處州致祭。就蔭長子胡禎。處州衛明爲將軍。指揮僉事之職。正在調遣間。恰好徐達領兵也回見太祖。太祖見了。問說。呂珍消息。徐達回奏說。呂珍圍五公。取了湖廣。因遁跡蘇州。那左君弼來攻牛渚渡。幸托主公洪應。殺臣連敗六陣。追至廬州。左君弼復棄廬州。北走陳州。臣卽俘其老母妻子。解送軍前。太祖令

將君弼家屬擇深大官舍寄寓支領官俸優卹隆養卽對徐達
說前者軍師劉基在豫章江西古名別我時曾言日中有黑子
相盪主損東南方大將之象今胡深與陳有定相持馬蹶被縛
不屈而死大可痛憐我今思量向廖永安領兵往救常州被呂
珍所獲後來我兵活捉了張九六他要將永安來換彼時不知
主何意思不換與他至今守義不屈被其羈縻你可分付中書
寫誥與他遙授光祿大夫程國江淮行省平章事楚國公以表
孤家不忘遠臣至意徐達領命而出

第四十四回 常遇春收伏荆襄

凍雲垂垂雪欲墮

忽然溫詔移江右

憔悴寒衣春頓生

相語皇仁天地厚

屠蘇酒透一新春

因窺讐敵職君臣

恭良原是天然性

爲笑愚痴味本真

悔彼從頭多反覆

更有災鬼多踟躕

二十餘萬烏合兵

何以周親建大纛

數行鉄騎搗中堅

裏外聲呼聲振天

東禦僞周南靖楚

幾人勲烈勒凌烟

李岐陽常忠武

武順鄧王歷可數

只憐羅喉亦星精

永嘉功績誰究取

青史編編久更新

疆場血戰苦何辛

應知愛屋憐鳥者

寧置鴻功付鬼憐

携壺醉客聽新聲

化日春深天地清

那思今日歌吹地

多少英雄幹得成

話說太祖因胡深不屈身死。轉展念及廖永安。陷於張士誠守義有年。遂授官爵。喚中書寫誥與他家內。以勵忠貞。蚤有細作報與士誠得知。且說太祖加稱吳王。封號等事。士誠因自稱爲帝。改國號爲大周。改年號爲天祐。立長子張龍爲皇太子。以次子張豹。張彪。張虹。總理軍國重事。以大元帥李伯昇領兵十萬。把守湖州。以潘原明領兵五萬。把守杭州。阻塞錢塘江口。以萬戶平章尹義住守太湖。封弟張士信爲姑蘇王。李伯清爲右相。一面還請命于元朝。而今他也曉得元朝遮護他不得。且做事還有妨碍。盡把監制他的元臣。一一逼脅身死。放情自縱。每常只有隄防。朱家兵馬征伐浙右。意思這也謾題。且說常遇春

同鄧愈領兵進攻贛州。賊將熊天瑞從東門外十里列陣迎敵。相持日久。勝負未決。太祖乃遣左司郎中汪廣洋前往叅謀。因論遇春等說天瑞困守孤城。猶之龍禽阱獸。諒難逃脫。但恐破城之日。殺傷過多。惟爾須以保全生民爲心。一則可爲國家使用。二則可爲未附者勸。三則不妄誅殺子孫昌盛。漢時鄧禹可。以爲法。前者友諒旣敗。生降諸軍。或逃歸者。至今軍爲我用。民爲我使。後克武昌。嚴禁軍士入城。故得全一郡生命。苟得郡而無民。雖有何益。廣洋來到軍中。傳諭上命。當時暮冬。天氣西江近贛諸地頗苦嚴寒。聞有天命來諭。保全民命的話頭。便覺陽和春色。一時照臨。都如挾纊一般。挾纊着錦也。遇春見天瑞拒守益堅。因命軍中深掘溝池。廣立柵櫓。周圍匝遶。以防四面救。

援且絕城中往來信息。日復一日。已是元至正二十五年歲在乙巳。正月元日。常遇春等領諸軍在贛州。東向金陵稱臣。祝壽呼聲動地。那天瑞在城上遙望了一會。對那些軍士說。朱家臣子真好。真好禮體。似此光景。頗有一統規模。但未識朱公德量何如。前聞有使到軍中。傳諭不許妄殺。未知果否。自言自語下城。調遣軍士把守。此時春氣已動。我軍倍加精形。又將半月。天瑞自揣力不能支。只得寫了降書。開門送至。遇春寨內。遇春細看了來情。并問來人心事。已知天瑞困迫。因對來人說。前日我王駕到江西。你將軍也是投降。收了我王許多賞資。不意復生反心。勞我師旅。今日本當不受納降。但我若爲你將軍一人之頭。帶累許多無辜之衆。你如今可回去報知。說叫他再自清夜

細思不可造次做事。儻或目下勢迫而降。後來仍如今日叛逆。天兵所到。決不容情。那人得令回城。備講了。這一番話。次日天瑞親到軍門。負荆納款。遇春因傳令諸軍。不許攪動村居百姓。各守隊伍。儻有一軍走入民居者。即是示衆號令已畢。止率從者十人進城。檢點戶籍。釋放了無罪良民。將存有倉儲盡行給散。遠近人民。以濟騷擾之苦。一回申奏金陵。一回傳檄南安南雄韶州等郡。曲諭主上德意。諸處望風而降。因令原守韶州同簽張秉彝仍守韶州。指揮王岫雲守南雄。自己統領三軍。不一日。直至今陵。太祖臨御戟門。頒賞犒勞有差。因對遇春說。聞將軍破陣不殺。足稱仁者之師。卽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如此。天賜將軍。以隆我國家。予深有賴焉。又思安陸及襄陽一帶地方。正是

江西肩背不可不取。還煩將軍一行遇春拜謝賞資日銜新命。卽日出城往荆楚進發。荆楚湖廣一省古名不題。且說僞周張士誠元帥李伯昇見我兵往。上江西帶征取湖廣。諒來無事。悄地率衆二十萬。星夜兼程而進。竟把諸全新城圍住。主將胡德濟堅守。卽遣使往李文忠處求救。文忠得報便率兵來援。未至新城十里。土名龍潭地方。文忠傳令前軍據險安營搦戰。德濟知文忠已到。遣人問道對文忠說。既衆寡不敵。姑宜少待。大兵一齊攻。殺方保無虞。文忠對來使說。以衆論則我非彼敵。以謀論則彼非我敵。昔謝玄以八千人破苻堅八十萬雄兵。若未與戰便遽退避。則彼勢益熾。縱有大軍到來。難爲攻矣。莫若與之一戰。死中求生。正在今日。遂下令說。彼衆而驕。我寡而銳。可一戰而

擒。擒彼之後。輕重車馬。任汝等所取。爾輩當戮力齊心。廝殺明日。兩軍相對。文忠仰天大叫道。朝廷大事在此。一舉敢自愛此身。以後三軍哉。卽橫槊上鞍。領了數十鉄騎。乘高而下。直搗伯昇。後衝開中軍。一把刀登時砍倒二十餘人。因督衆乘勢四下趕散。賊兵大潰。自相蹂躪。胡德濟在城聞知。文忠力戰。因率城中將士。鼓噪而出。聲振山谷。旌旗蔽天。莫不以一當百。斬首萬級。數血流成河。溪水盡赤。伯昇望東而逃。又遇左翌指揮朱亮祖。恰向前殺來。把老營四下放火。騰燒活捉了同僉韓謙元帥。周遇。蕭山等六百餘人。散亡軍士七千餘衆。馬一千八百餘匹。奔去的輕重鎧甲器械。山堆阜積。衆軍搬運了五六日。尚不能了。李伯昇領了殘兵萬餘。保了僞周伍太子。星夜從蘇州。

而去文忠仍領兵鎮守舊地。詔分兩頭。却說太祖命元帥常遇春往取安陸襄陽。復調江西行省左丞鄧愈爲湖廣平章政事。領兵接應。因使人諭知鄧愈說。凡得州郡。汝宜駐兵撫輯。降附近。聞元將王保保集兵汝寧。他的行徑說如築堤壅水。惟恐洩漏。爾之荆南。儻能愛卹軍民。則人心之歸。猶水之就下。是穿其隄。防使所聚之水。多漏洩也。用力少而成功多。正在今日。爾宜敬之。鄧愈奉命來。至遇春營前。那遇春正與安樂守將任亮血戰。看那任亮甚是驍勇。兩將鬪到五十餘合。未見勝敗。鄧愈大叫道。常將軍待末將爲公活擒此賊。聲未絕。手中展開錦索。回天一撒。把那任亮活捉到馬上去。了一個轡頭。急勒勒往自家寨中跑回。就喚三軍把任亮陷在囚車。解送全陵聽旨發落。遇

春見鄧愈捉了任亮便縱馬入城撫諭了百姓着令沔陽衛指揮吳復住城把守次日發兵前至襄陽只見城門大開百姓們扶老携幼一路上跪了迎接備說鎮守元將聞風逃遁常遇春便分付後兵傳言請平章鄧愈進城安輯人民出榜曉諭自己統領兵馬追擊元將五十餘里因俘士卒七千餘衆獲馬七百餘匹糧一千餘石正要轉身回軍恰有元僉院張德山羅明跪在馬前將穀城一帶地方與元思州宣撫并湖廣行省左丞田仁厚將所守鎮遠吉州軍民二府婺州功水常寧等十縣龍泉瑞溪沿河等三十四州盡行降附遇春即令軍中取過馬匹與三人騎了同至襄陽城中蚤有平章鄧愈府中整備筵宴邀入相聚一向將得勝降事務備做表章申奏金陵內兼請改宣撫

司爲河南鎮西等處宣慰使司仍以仁厚爲宣慰使

第四十五回 擊登聞鼓斷明冤枉

寶刀映漾大場中 健兒對舞將軍雄

翻身上馬力遞虎 彎弓瞪兇走黑熊

歸來天上雲霓赫 賡歌臣主歡無數

崇文宣武聖明時 猶異奸僧胡惡孽

東隣有婦貌如花 忘却無家欲有家

豈蕊孤首強作合 葡萄一醉口波查

牆上桃花應有主 任彼顛狂還自矢

一貞注定子知夫 九重賣體身甘死

招揭編席却似星 燕子廊泥學舊亭

寄語菩提宗教者

六根清淨本來經

却說常鄧二將軍統領攻取荆襄之地。恰有張德山羅明田仁厚三人望風而來。歸有許多地面。因一面申文保留仁厚爲宣慰使。又備說元將任亮雖在擒獲。然壯毅可用。太祖俱允奏。以田仁厚鎮撫荆南。仍授宣慰之職。釋任亮爲指揮僉事。勅令鄧愈爲湖廣行省平章。鎮守襄陽。常遇春暫領兵回金陵。聽遣征討。是時湖廣江西皆平。太祖因會集多官計議。說道：張士誠主謀。惟是弟張士德及部將史椿後來。士德被擒。史椿被讒而死。今只委托張士信做事。我看士信惟貪酒色。用的是王敬夫葉德新蔡彥夫這三個都是諂佞小人。我時常自忖。諸事無不經心。尚且被人瞞我。這張九四九四是士誠排行。終年不出門理。

事豈有不被人瞞過的世情。又聞得外面市謠說張王做事業。只憑王蔡葉一朝西風起。乾別如此光景。儻不及時翦除小民。何忍當其凌虐。因分付將士。明日請行簡閱。戰勝者受上賞。其有被傷而不退怯者。亦是勇敢之士。受中賞。諸將帥領命退朝。整點各部軍馬去訖。次日五更。太祖出宮排駕。竟到演武場中。坐下因調起居注詹同從旁登記。今日比試勝負于簿子上。以便賞罰。大小三軍。個個抖擻精神。逐隊逐伍。逐哨逐營。刀對刀。鎗對鎗。射的射。舞的舞。馬軍對馬軍。步卒對步卒。十八般武藝。從大至小。件件比試過了。又命火藥局裝起火銃。火炮。火箭。烏嘴噴筒等項。都一一試過。自黎明至天晚。太祖照簿上所記勝負。各行賞罰。有差排駕回宮。昏暗中遠遠望見一人倚牆而立。

太祖指向巡街兵馬指揮說。那人爲誰。指揮卽刻捕獲到駕前。訊問籍貫姓氏。那人回說小臣攸州人氏。姓彭雙名友信。縣官以臣文學賫發來此。今早方到。聞吾王簡閱將士。不敢奏聞。適見駕回。遍走民家迴避。以面生不熟。無人許臣進門。因此倚墻而侍。主上聽他語言清曉。且舉動從容。抬頭看見天邊霓色燦然。因說我方纔登駕。以雲霓爲題。古詩一句。你既有文學。可能和麼。友信奏說。願聞溫旨。太祖使道。

誰把青紅線兩條

和 和 繫天腰

友信卽應答曰

玉皇知有鑿輿出

萬里長空駕彩橋

太祖大喜。隨命明早入朝進見。早鐘聲方歇。太祖密着內臣

出朝窺視友信來否。却見友信整冠肅裳已刻多時。太祖視朝禮畢對侍臣說此有學有行之士。我欲除爲翰林編修。何如。廷臣齊聲應道。極當極當。友信拜謝辭畢。只聽朝門外鼓聲鏗鏗的响。原來太祖欲通天下民情。及世間冤枉。倘無人替他申理。便說自身到朝。搥擊此鼓。名曰登聞鼓。如有大小官軍阻遏來人者。處斬。此分明是當初治水的禹王鼓。詔求諫的美意。太祖聽了。便宣擊鼓的進來。不移時。恰是一個極美極潔的婦人。年紀止有二十餘歲。飄飄冉冉。走向殿前。叩了幾個頭。跪着訴說。小婦人周氏是揚子江邊漁戶。父親將我嫁與李郎。貼近金山寺。亦以捕漁爲業。嫁方兩年。生下一個孩兒。時常間有鄰家江媽媽送我些胭脂花粉。小婦人亦時常把些東西回答。因此往

來甚是稠密。一日聞李郎在外生理往來長江不回。小婦人因邀江媽媽到家相伴同睡。誰想江媽媽暗將僧鞋一雙藏在床下。次早他竟回家。恰好李郎走到。往看床下見有僧鞋。疑是婦人與和尚通姦。任我立誓分辯。只是不聽。遂我回娘家。彼時拜別之際。也曾占詩一首。刻白裘情。那時記得說。

去燕有歸期

去婦有別離

妾有堂堂夫

妾有呱呱兒

撇了夫與子

出門將何之

有聲空嗚咽

有淚徒漣而

百病皆有藥

此病竟難醫

丈夫心反復

曾不記當時

山盟與海誓

瞬息無更移

吁嗟一女婦

方寸有天知

李郎也只做不聞。只得長別。自此將及半年。有個新還俗的僧。叫做惠明。原是金山寺和尚。托媒來說要娶婦人。父親做主。便嫁了他。前晚酒中。說出當年江媽媽時常送些花粉胭脂。及藏僧鞋的事務。原來都是這和尚的姦謀。因把婦人夫妻折散。當訴本地知縣。誰想他又央人情。不准情詞。這段冤屈。全仗爺爺審理。太祖聽了大怒。卽喚殿前校尉星馳捉奸僧。江媽媽及本地知縣。與金山合寺僧衆。到殿鞫問。不一日。人犯齊到。一一都如婦人所言。登時命將惠明凌遲處死。那偷寒送暖的江媽媽。坐主謀梟首。同房十一個僧人。坐知情罪絞。知縣遏絕民情。收監究問。其餘寺僧俱發邊遠充軍。這婦人仍着原夫。李郎領回。永爲夫婦。發斷去訖。暑往寒來。不覺又是孟冬天氣。太祖對

徐達常遇春說今日軍將操鍊已精幸得資糧頗足公等宜帥馬步舟師一齊進取淮東首取淮安便攻泰州一帶庶幾翦去士誠的股肱之地股肱一失心腹自亡二將領命辭朝擇日率兵二十萬向淮東一路進發且說士誠知我軍攻取風聲便召滿朝文武商議恰有次子張虬向前奏說臣意金陵兵本欲先取淮安後攻泰州我處不如遣舟師進薄海安次于范蔡港口以疑彼師使他進退兩難彼此分勢日久師老不戰自退矣士誠聽了稱說極是極是卽令張虬帶領舟師依計而行一面領人馳付泰州令守將史彥忠小心禦敵不題太祖在金陵探子報知士誠如此行兵信息因作書諭徐達曰

賊兵駐扎范蔡不敢沂上流分明是欲分我兵勢耳非真有

決機乘勝之謀也。宜遣廖永忠等率舟師禦之。大軍切勿輕動。待他徘徊江上。聽其自老。乘其怠慢。攻之必克矣。泰州既克。則江北瓦解。不卜可知。

徐達接諭。卽率兵馳赴由海安至秦州界上安營。泰州史彥忠早已知風。便對衆人商議說。金陵兵勢極大。若與對敵。必不得利。以我見識。城中糧餉甚多。只宜固守。一面使人往姑蘇求取救兵接應。方可迎敵。衆人合口都說。元帥高見。史彥忠卽修表遣人至蘇州求救。因分遣將士固守城池。我軍直抵城下。每日令人高叫搗戰。彥忠只是堅閉不出。徐達因傳令在正南上七里外安營。衆將都來議圍城攻擊之策。徐達說。吾知此城極其堅守。更且兵多糧廣。若攻之。必不能克。徒傷士卒之命。莫若乘

机另生計較。因令衆將每日遣小卒在城下百般毀罵。激他出
來迎敵。那彥忠這厮絕然不理。一連相持了半月。徐達見諸軍
全然無事。傳令馮勝帥所部軍馬一萬進攻高郵去了。過有七
八日。又令孫興祖領兵一萬把守海安去訖。因對常遇春湯和
沐英朱亮祖郭英等說。細看彥忠乃東吳吾守之將。趁此嚴冬
人將過歲。吾有方畧在此。只是事机宜密。諸公不宜漏洩秘計。
便附衆人的耳邊說了幾句。說道。何如何如。諸將說甚妙甚妙。
翌日徐達傳令諸軍在此以客爲家。今彥忠既不出戰。亦宜聽
之。軍中自宜稱此年華除夜元旦。各圖歡慶。下令已畢。因令帳
中設一個大晏會。會集諸將高歌暢飲。扮戲娛情。一連熱鬧了

七八日。

第四十六回 幸濠州其沐恩光

問君興廢事何如 成敗猶如一局碁

斬服請看青髮少 回頭不覺白眉垂

秋聲鶴淚愁應燥 春老鶯啼苦自知

傷亂也思歸去好 一簑煙雨酒堪炊

那徐達見史彥忠堅守不戰。因設計策令軍中也不搦戰。稱着

青陽令節。解甲休兵。大吹大打一連如此七八個日頭。早有細

作看了。這般光景。就報與彥忠知道。彥忠大笑說。如此村鄙。豈

堪大將。今彼既然自驕自肆。上下各無闕志。不如乘機破之。何

必定要外兵來接。方纔迎敵。彥忠恐未必的寔。即喚過兒子史

義說。我欲令汝往探虛實。汝可將書一封。假以投降獻城為名。

細觀動靜。事成之日。重重奏請陞賞。史義得令賁了降書。徑到徐達營前。况令士卒報入。那些士卒也不禁止。史義直入營中。但聞得笙歌聒耳。嬉戲的粧生。粧旦抹粉塗朱。在堂中搬演雜劇。那個徐達元帥。與這些衆將沈酣狼籍。畧無紀度。史義在旁細看了一會。也沒有人來查說。姓張姓李。又是半晌。走到桌子邊。摸出書來。投遞徐達。朦朧醉眼問道。你何人。史義對說。小人是彥忠帳下。將書來的。徐達因慢慢地折開細看。念說。

秦州守將萬戶侯史彥忠。端肅書奉大德。纜戎徐公。麾下伏念彥忠久思聖澤。願沃仁風。昨聞師臨敝邑。卽欲啣命投降。奈吳有監使。未得隙便。今監使已回。謹獻戶歸降。乞保餘生。爲一卒幸也。特此先容。餘當面稟。

徐達看書大喜。便以酒予史義。喫問說主帥幾時來降。史義權對說明日卽來。徐達卽傳令軍中說。泰州旣降。正可沒晏慶賞。明日可增多筵席十桌。至如帶來軍士。且到臨時。宰殺牛馬犒賞。史義叩頭出得營來。又聽得帳裏鼓吹歌聲不住的交作。喜不自勝。卽刻回到泰州。備說無備的模樣。彥忠大喜。今夜不殺徐達。永不爲大丈夫。是日正是元至正二十六年丙午正月之人日。初七爲人日。約莫一更左右。彥忠率兵三萬出泰州南城。悄悄的馳至徐達營前。但聞營中更鼓頻敲。便引兵直向營側。只見士卒滿地的熟睡不醒。彥忠因分付將卒說。爾等不必殺死士卒。逕殺徐達方爲大功。帳中燈燭微明。遙見徐達隱几而臥。彥忠遂令三軍奮力殺入。誰想方踏進營。卽都落在坑中。坑

深四丈。下面都是兩頭尖鉄釘。狼牙虎爪。陷人者卽死。仔細一看。都是草人。彥忠大驚。倒戈退步走。忽聽得一聲炮响。伏兵盡起。東南北三面密密叢叢的軍校殺將籠來。只有西面兵馬少些。彥忠便令軍士投西而走。徐達傳令卽將火炮火銃火箭長鎗手一齊追來。滿前皆是。大溝濶有五丈零。深有三丈零。僞周兵馬墮死者。已不計其數。止約剩有百餘士卒。彥忠只得領着浮尸而走。此時天色已明。彥忠悔恨爲朱兵所誘。且行且怨。只見當先一兵阻住。爲首大將却是湯和高。叫說不如早降。免得身死。彥忠大怒。縱馬來戰。湯和便舉刀相迎。未及數合。彥忠勒馬而逃。湯和因乘勢追殺。將到泰州城邊。惟見城上搖搖拽拽。旛日。雲都是金陵常元帥旗號。卽橋邊旗竿上。早將史義首

級懸在高頭。彥忠自度力不能支。拔劍自刎而死。徐達帶領數
千人進城安撫人民。其餘軍士不得亂離。部伍次日發兵一萬
前往高郵。助馮勝攻取。那高郵守將俞中。被馮勝日夜督戰。正
在危急。俄聞泰州又破。且益雄兵萬餘。齊來攻打。因此也素表
出降不題。且說太祖一向說濠州是吾家鄉里。今被士誠竊據。
是吾雖有國而實無家。前者命韓政率顧時領兵攻取。誰想守
將李濟治兵拒敵。復着裴希魯去說蕭把都亦且觀望未決。因
發兵一萬攻他水濂洞丹城。又連兵攻打西門。那李濟拒守愈
堅。殺傷相當。難以下手。徐達既取泰州。太祖因馳書與韓政。顧
時命以雲梯砲石四面合圍。舉事誓在必克。李濟力不能支。遂
出城納款。太祖得了捷報大喜。說吾今有國有家矣。即日起駕。

幸濠州拜謁陵墓禮畢便與諸父老排筵歡笑因令修城浚池
着顧時駐紮留五日仍轉金陵而去濠州既降淮東遂失左
臂於是淮安僞州守將梅思祖徐州宿州守將陸聚皆望風來
歸我軍孫興祖前領徐達將令把守海安那興祖方屯紮得十
餘里士誠得兵果然來寇海口興祖便率兵奮力攻殺活擒將
士四百餘人殺死的約二千餘衆士誠的兵遂連夜逃遁而去
孫興祖因進攻通州那通州守將吳魁嚴兵相拒興祖向東城
外五里安營便排開陣勢單刀縱馬殺來他陣中米爾忠張大
元虎布武李通一齊接應興祖統兵大呼聲震天地河水若立
把四將一齊殺死斬首數百級吳魁連忙奔入城中緊閉了不
敢出戰興祖也暫領兵而回却說徐達見淮安等處投降便統

兵渡江過了常州。從長興大路進發。逕到太湖。貼着湖州岸上安營。早有偽周守將尹義。練着戰船一千餘隻。在東岸截住去路。哨子探知來報。徐達思量太湖是東吳咽喉之地。正宜固守。卽遣郭英馳入長興。取船二千隻。同耿炳文調水軍湖邊駐紮。次日。呂當領兵逕泛太湖口。郭英得令。遂向長興進發。明日黎明。已同耿炳文到軍前來會。徐達見了。便道。自從將軍鎮守長興。禦備多方。賊人遠遁。毫不敢犯。非他人所及。炳文回說。盡職效勞。是臣子分內之事。末將愧無才能。但心中可盡。不敢不爲。耳。徐達因問郭英說。昨勞先鋒料理船隻。可曾完備麼。郭英道。已有船三千隻。整備湖口了。徐達便別了郭炳文一位。領兵直至太湖。望東南而行。但見落水潺潺。清波渺渺。南接洞庭。東連滄

海西注錢塘北通楊子五湖之景此爲第一。徐達回顧湖景因
對衆將說湖光浩蕩長天一色。吾恨無才不足以寫其妙。聊作春
湖歌一首。念與諸公請教。

紫氣參差煙霧遶

清波蕩漾連蓬島

湖中落日映金盃

水上生風飛翠鳥

蘆舞銀花白帶輕

荷生翠點青錢小

洪濤滾滾連天涯

雪浪滔滔週海表

睨眄黃鶯訴景和

呢喃燕子啼春老

魚龍吹浪水雲腥

川浸朝宗煙月曉

岸邊游士喚閒舟

船上漁翁拖短撓

南越憑依作障籬

東吳倚藉爲併保

千團星月玉珠簾

萬里州霞瑞靄好

勝景繁華第一奇

輕帆破浪好邪掃

歌畢衆將俱稱嘉美滿湖中但見旌旗障日金鼓鎮天遠望東
岸一派號旗林林的布立得齊整岸下戰艘蜂屯正是偽周虎
將尹義屯扎的水寨他兵望見我帥將至便擺開船隻頭頂着
尾尾傍着頭一字兒擺開飄飄蕩蕩恰好有十里之路每船上
止見頭上立着二人艄上立着一人中間艙內亦止立着五六
人也不吶喊搖旗鳴金擊鼓俱都是一把長鎗在手直衝前來
常遇春與衆將看了大笑說這都是個打魚的把勢說什麼舟
師惟是主將徐達望見如此形勢急傳令三軍且宜謹慎萬勿
輕敵我看來他們必有巧計分付未完誰想他見我們如此光

景便縱船殺人約有兵船五百餘號。後船畧不相接。只見小船
上號砲一聲。那些頭尾相接的船飛也似圍將籠來。

第四十七回 薛將軍燒周擒將

夢裏輸贏總未真 勸君何事枉勞神

每教好事成難事 恰羨神人常勝人

耿耿帝星天有定 茫茫塵事世誰均

深天筭來都是黃河水 只恐盡向東頭溟海傾

此說我們水軍前船殺進約有五百餘隻。那後船不繼。誰想

周的小船上一聲號砲。那些一字兒擺來的兵船便都飛也似

繞將籠來。起初每船上止不過有六七個人在上。不知而今平

白裏到有七十餘人。角哨一聲。重重登登如蜂如蟻的圍我們

軍般在內前後分做兩段。只是虛聲吶喊。却也不近前廝殺。且說常遇春王銘俞通源薛顯四員虎將分頭殺出。但是我軍將到他們軍士便都跳在水中去了。我們畧開他們仍舊跳上船來。遇春傳令說他軍旣然如此。不過欲老我師耳。但是我軍糧草不繼。如此三日。則枵腹何以當勁兵。我們的船且畢集在一處。再做計較。說還未已。只見船上都說道。不好了。不好了。船底想被他們鑿破。滾起水來了。諸軍都去艙中補塞。未及半晌。那些水軍紛紛的在水上。如履平地而來。把在外的船隻提起。跌錘只是亂打。頃刻間。我軍溺死的已是一千餘眾。常遇春等看了無計可施。遙看三面俱隔蘆蕩。約有二十餘里。蘆蕩之外。乃是無邊水面。要望外邊。後軍他又盡將巨艦。在十里之外。重重

遮隔聲息無聞。遇春仰天而嘆說：「不意此身沉沒在此。」薛顯說：「常元帥你且謾着心焦。」諸事務須從萬死一生中尋個計策。我們且把船都一齊盪開，不可攢破一處。倘若他四下以火相攻，比那鑿穿船底尤是利害。我有一策，就喚衆軍收撈已壞的船隻，盡將艙板打開，只留船底，將鐵鍊縛成鋪浮水面。每片約長廿丈，闊二十五丈，板多則負重，每板上立四十人，各執火銃。望炮火箭箒物，趁此巨艦挨擠冰面之時，今夜以火攻向前去。其船不壞，船隻驟隨火器廝殺，必能殺開重圍。俞通源聽了，搖頭駭不可。不可我軍駕着船板而行，仰視艨艟巨艦，有二三丈之高，安得難得上去。且風又不便，二者毫無扞敵，則重傷必多。其計未妥，我仔細思量，尹義守此不過十萬之師，他如今駕着

大船當住前後則諸軍必然罄盡的都在水面上把守岸上陸

湖心截兵見我們前後不應必不準備不如今有將船竟抵彼岸直切

他岸兵這個叫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兵法上亦是一策常遇

春聽了便說二位的議論都好我如今都用但只與二位都相

反的薛將軍說將船底練籠去向後邊放火俞將軍慮及以下

攻上且無扞敵重傷必多我如今盡將好船帶領火器到他攔

阻的船邊放火攻殺便有遮隔也無俯仰之苦俞將軍說將船

直抵彼岸乘其無備切他岸兵我們又苦無船可渡薛將軍將

船底練籠渡去此正如破釜沈舟置之死地而復生的計策使

他兩下救應不及二位以為如何眾人都說極妙極妙便令眾

將打壞的船都不可裝載的盡行折散把鐵練如法滾成片段

如今反將底面向天。以防釘腳觸傷士卒。及到岸邊。仍舊翻轉。將面子向天。防他水兵被火。逃脫上岸。一時觸傷脚底。難以向前。又令在船諸軍。整理火器等件。俞通源薛顯領兵。攻打水寨。自同王銘引兵。攻劫岸兵。只待夜間分頭兩事。軍中急忙料理。不覺紅日西沉。但見湖中清風徐來。水光接天。衆籟無聲。一碧萬頃。可惜只爲王事賢勞。因無心。矚具區景色。恰說主帥徐達。在中軍聽得一聲砲响。看見尹義陣上的船。飛也圍繞。把我兵截做兩段。倏忽之間。大船雲集而來。似銅牆鐵壁。攔阻在湖心內。自知陷他奸計。急令我軍。慢施櫓棹。且集諸將。細議攻打。令傳得下。諸將會齊。到都說道。起初之際。更不見有一隻大船。正是幾處蘆蕩邊。有些捕魚的小船。我們因此也都放心。誰知

落在他圈套。正說話間。那些被溺死的軍士。飄飄蕩蕩。竟如雪片的。洒到船邊。心中甚是不忍。欲要打探。更無去路。又不見裡面一些响動。俞通海。俞通淵。因有兄弟通源。截住在內。不覺放聲的哭將起來。衆軍沟沟也沒有個理會。徐達此時待將轉回湖口。又思前軍無人接應。待將殺向前去。那船上只是把噴筒。烏嘴火砲。火銃不住的打過來。長鎗。柳筊。密密的布列船上。不把你近得。徐達只是口中不住的嘆氣。看看傍晚無計可施。但只分付各船上。夜間小心巡哨。靜聽裡面恐有聲聞。以便救應。衆將得令。但聽得偽周船上。鳴鑼擊鼓。畫角長鳴。四下裡分頭巡更。角哨已是初更左右。惟是月色朦朧。星火黯淡。我們外邊船上。側耳聽聲。更不見有一好動靜。將近二更。只見水面上。聒

起波紋。蚤有軟浪打到船頭。徐達獨坐艙中。聞是鬪。心愈加煩。惱且說裡面被圍水師。俞通源薛顛傳令。凡是好船。都撐轉船頭。仍尋原路而行。恰好趁着順風。倏忽間都頂尹義大船的舵上。只待常遇春等船板渡軍到岸。以放砲爲號。一邊放火殺出。一邊上岸殺人。且喜他的船上。都料如此。布列萬無失着。俱各放心安睡。初起敲更鼓的。與那提鈴喝號。雖是嚴明。挨至三更。都各鼾鼾的熟睡。我們在船板上渡水的軍。雖遇鬪風。幸無蓬扇止得一片光板。奮力撐持。已到彼岸。遇春便令將船板盡行翻轉。塞滿岸邊。卽銜枚疾走不及一里。已是尹義陸寨。更沒有。一人巡視。遇春就喚從寨邊四下放起號砲。火光燭天。直殺進寨裡去。此時止有偽周副將石清在寨把守。夢裡驚覺。不知此

兵從何而降。盔甲都不穿及。遇春帶領虎將王銘橫衝直撞。喊殺連天。沒有一個敢來抵應。便把石清擒住不題。那俞通源薛顯因風順船到得蚤。便令齊將火炮火銃火箭及蘆葦惹火之物。輕輕着水軍。扒上各船艙上。設法準備。正及措置得好。只聽信砲一聲的响。便同時發作起來。火又猛風又大。尹義聽得喊聲從後而响。便披衣跳出艙來。那知火光徹天。一時連籠的船一隻也放不開。只得向小船中逃走。外面徐船上看見敵船上火起不住的喊殺也。殺將進來。不上一個時辰。將三千敵船燒毀悉盡。沒有一個軍士逃脫得。真好一場廝殺。但見

萬道紅光滿天煙障。遠望似片片雲霞。罩着湖中綠水。近觀像條條錦繡映將水清波。三江夏口。那數妙計周郎。驪山頂

頭不羨英雄。褒似起初間。烈焰焰一叢不散。便浮梁御器。厥
閃爍驚人。到後來虛飄飄萬點移開。便深秋螢火蟲。焰光滿
目。沸水騰川。不讓昔咸陽三月。炊人爨骨。誰說道鬼火神燈。
真是丙丁烘得。千里。崑火燒得萬萬魂。

尹義落得小船逃走。回看一眼傷心頓足道。真可憐。真可憐。只
說要圍他。誰知反被其害。正在跌足不下。又被沐英朱亮祖將
小船殺近前來。約到岸邊。滿崖口都是船板釘頭向天。恰要捉
步而走。蚤有朱亮祖追上一槌。打落水裡。活捉了過來。天已黎
明。水陸三軍一齊會集。徐達便令鳴金收軍。

第四十八回

殺巡哨假擊鑼柳

白日雄未傾

袍馬朱殷好

蠅母識殘腥

野火燒龍船

湖水遠莫澆

煙瘴毒人倒

望之遠若迎

少焉忽如掃

陰風噫大塊

蚩尤煑長潦

惟沐一何繁

水與火相謀

機械狎鬼神

去來避瞭眊

何地無恢奇

焉能盡相告

且說常遇春一枝前行的船隻都被賊船尹義圍住幸得水陸分攻前後接應將及天明一齊會集徐達傳令鳴金收軍因與常遇春俞通源薛顯王銘等相見真如再生兄弟夢裡重逢不勝之喜便喚軍前把尹義石清梟首隨集衆船直走湖州的崑山崖邊屯札與偽周的兵水陸鏖戰共計有五陣偽周兵馬大敗遂率三軍直抵湖州城下丞相張士信聞得警急因率境內

精兵十萬徑往舊館地方。以擊我師之背。常遇春探知此信。便對徐達說。賊兵此計。是欲使我前後受敵。既來。因我的兵又來。分我的勢。不可不慮。不如待未將朱亮祖王銘棟闊健士三千。曲徑路從大全港而入。結營東阡。抗敵人之背。因令力士負土填壅港口。絕其歸路。何如何如。徐達說所見極是。聽將軍依此而行。遇春得令。隨即領兵前往東阡屯駐。士信陣上早有先鋒徐義出馬迎敵。遇春一邊擺開陣勢。一邊召諸軍向前說。今日士信有兵十萬。我兵僅只三千。爾等切須戮力協心。功成當有上賞。我決不敢食言。便令軍中將酒過來。遇春把酒在手。對衆將說。敢有面不帶矢。身不被傷者。有如此酒。便持刀躍馬當先。而出見了徐義。也不打話。把刀亂砍將來。就如切瓜剮菜。那三

千人因而縱馬相殺。殺得那士信陣上人人膽戰。個個心寒。只躲跑得快。躲過的爲高。徐義引得殘兵數百。向樹林中伏了半夜。方纔逃脫得去。遇春一領綠色征袍。及那一匹追風白馬。都染得渾身血跡。東阡前後地面五里。東倒西歪。都是死尸堆積。天晚而回。士信連晚申奏。士誠說金陵兵勢洶湧。望駕親征。士誠從來聽信士信的說話。卽刻帶領五太子呂珍。朱暹等。再益兵五萬。駕了赤龍船。列陣於烏龍鎮上。相去我師不遠三里。遇春召過副將王銘。說我聞五太子雖是短小。其實精悍。力敵萬人。人都說他平地能躍起三丈。又呂珍氣力亦是超距上人。今又益兵五萬前來。我兵三千。明日何以抵敵。我今思想。士誠星火。駕此大舟而來。其兵必疲。不如今夜乘其困憊。爾速領水軍。

駕小船百隻。各帶火器。傍近大船。四散放火。攻殺他。見勢頭不好。必然登岸而逃。我於南北東三面。但從樹林中。插旗掛燈。令十數人。虛聲吶喊。他見西路無人。必然望西奔走。我同朱將軍領二千精統。左右參差。發伏擊之。縱或不能成擒。彼必因而喪膽矣。王銘領命將。近更初。先駕着一隻小船。前往恰好士誠水寨中。有五六個人。一隊的在岸上。巡哨過來。王銘向前。把一個敲鑼的。一把扭住。說你且慢叫。若叫一聲。便殺了你。你本身姓甚名誰。撥在那邊巡哨。那人便說我姓王。排行第七。因叫做王七星。蚤在前寨巡風。一連六個。王銘一一問了仔細。便都向前一刀。就把號衣剝下。恰檢面貌相似的六人。照依巡哨的打扮。登時叫從軍。把那六人尸首。丟在遠地。正好收拾得了。只見一

夥兒六個。又慢慢的提鈴擊柝走將過來。王銘叫道阿哥。我王
七星蚤在鎮上搶有熟牛肉一大包。我們夥計邱大元又搶有
白酒一大磅。今日辛辛苦苦。到晚上到要受享了。去到船艙上
睡睡不意又撥令巡哨。阿哥們可憐見替我畧在此巡哨一回。
待我兄弟們走到船喫些兒就來。也不枉了同夥同事。其中有
兩個便說。這個有何不可。但我們也要哈鍾兒酒。嚼塊兒肉。方
肯替代替代。王銘便接應說道。這個酒。這個肉。不是真金白銀
買的。左右是首飾貨偷來的。俗云首飾買的。便將來結交兒長
們有何不可。就請下船走至半路光景。中間一個說。我們兩處
巡哨人都走了來。倘有失悞。明日喫軍政司棍子。王七哥你可
先同他們夥中四位去吃了些。再來換我們公私兩盡。何如。王

銘應道。好好好。一頭走。一頭問。他們張三李四名號。倏忽間將近船邊。王銘先跳上船。把後腳將岸一蹬。那船忽地裡離岸有三三丈。王銘便把樺子在手。撐將籠來。說道。兄長。逐位兒下來。船小不堪重載。艙中早有一個知心的。把刀在手。王銘先把手接着。一個下船。便將身故意一推。推那人跌進艙裡。那人叫一聲。呵呀。就不見响。王銘因而再把手接一個下船。接連四個都如此做作。那人誰知叫得一聲。都被艙中摩訶了。摩訶是殺了之說。王銘即時收拾起四人口首。把他號衣也與我軍四個穿着。又到岸上來。叫兩個喫酒。那兩人已被我軍如前頭方法。結果了性命。王銘把耳聽着。已是二更一點。卽喚從軍招呼衆船。到來行事。正說之間。又有南邊巡哨的六人走來。王銘把嘴一

拱只見我軍兩個扭結他兩個厮打說怎麼今日早晨沒有飯分與我喫那兩個說我何曾認得你扭來扭去四個扭做一團一滾直滾到河礮邊去我軍便掣開刀來一刀口裡便叫說你詐死我明日與你哨長處講理扒上礮來那四個人都被王銘一般把來如此了三處巡哨的此時却已都是我軍敲鑼擊柝走來走去不上半會望見我船如蟻的過來王銘便在岸上叫一聲張千戶說偏你護駕來遲爺爺發惱方纔被我們遮過也如今你這百隻小船不可在外可分投裡面去支值省得再誤事招惹軍政司計較那小船上便接應說在岸上招呼的莫不是羽林衛巡哨王七哥麼王銘應道我正是正是那人叫聲多謝回護明日店中相謝便領着小船兒只望大船邊撐進去那

船上人只道果是護駕的官軍。且又王七星在岸上打話。那裡來隄防着他。分頭往來。傍貼再停半會。將近三更左側。王銘在岸上越發敲得响朗。便對船上說道。船上官長。你們趁我們精神時節。衆位畧睡睡兒。若到四更左右。我招呼你們蘇醒。那時候待我們也偷些懶兒。何如。船上人說。這等甚好。你們却要小心。王銘說。這個敢替你取笑耍子哩。那船上因此也都去熟睡了。王銘便叫衆人說。此時不動手。更待何時。那小船上人便卽四下放起火來。王銘看那火勢已猛。四下都難救了。便喚衆人駕的小船。一一放開在岸上。大喊道。船中有火。可起來。可起來。方叫得完。那些船上。夢中驚跳起來。士誠龍舟。已是烈火騰空。自家帶來的火具。見火俱一齊發作。五太子見勢頭不好。便從

煙塵裡搶得士誠出來。便登岸而走。呂珍朱暹緊身隨着衆官多軍約莫燒死了大半。逃得性命的昏昏花花也不曉得東西南北。王銘假意向前跪說。爺爺還向西路而去。庶於姑蘇路便。又指南邊北邊東邊三處說。他們三路兵且趕來了。衆人也說陛下還是從西路去。纔是這巡軍極說得有理。明日可到軍前請賞。王銘一路走一路喝。且說道。小人是在左哨王七星望爺爺擡舉。未及半里。望着一個水缺。假意一跌。直跌到河邊來。叫疼叫痛。看那士誠并殘軍已去的遠。纔跳上來。一望那水寨正咕咕噪噪。火勢極其猛烈。恰好我船一隻搖來。王銘跳上船來自回營而去。那五太子保着士誠只向西路的行。說道。遠望朱兵都從南北與東面追趕。偏獨不曉我們從此逃脫。是天賜一條

便路以寬我王之憂

第四十九回 張士誠被圍西脫

立馬征雲貌塞迴 蕭條四望沒鴻來

忽驚赤帝侵為崇 還嘆泥塗氣作灰

蘇臺不暎薇垣色 夾介寧堪佩劍才

斬眼霸圖誰在也 披髮狂歌徒自哀

那士誠從水上逃脫因王銘假說果然望西而走且看見我們

東南北三方旗搖火燒越發不敢向別路而去

途路間高高低低也分不出是泥是石黑暗地挨挨錯錯又

那便得誰君誰臣一心要走蘇州恰恨水遠山遙不會會得

縮地法轉念還思水寨猛可天昏地黑誰人解有反風能船

底便是波濤。救不得上邊烈焰。說怎麼水火既濟。本性原無。爾我突地的。竟成仇敵。那裡是四海一家。烏龍鎮上。駐不得赤龍舟。攪得翻江震海。大全港中。做不得週全事。空教拔地。搖山真個是。

日暮帆重征

海濶渺無度

炎炎勢作雄

虎吼從空去

千里始此行

合派一夕即轉騎

回睇虎兵岑

昏朦障煙霧

此時天色已是黎明。正說於今好放心前去。誰想叢林中。遠遠望見士誠帶領殘兵而來。一聲砲响。撞出一彪人馬來。當先一員大將。正是朱亮祖。在前迎敵。士誠看了慌做一堆。說如此殘兵。何能對壘。伍太子走過前來說。臣受厚恩。願以死報。我當一

面與朱軍迎敵。當命呂珍朱暹竟從荒野之內保駕而走。庶或萬全。衆人都聽道有理有理。伍太子自領兵萬數。路上擺開叫道。誰人敢來阻駕。可曉得伍太子麼。朱亮祖便持刀衝出陣來說。伍太子你好不識天時。若同你主人投降。還有後半生受用。不然恐到後來悔之無及。伍太子聽了大怒。直輪刀亂砍。亮祖也因而抵着來來往往。約有二十餘合。那伍太子雖勇悍。然夜來被火驚呆了。且一心只要保護着士誠。那裡有心貪戀亮祖。明知偽周陣上只有他與呂珍。畧畧較可。我如今不放他寬轉。便取十誠落荒而去。料常遇春在前必然捉住。因此只是的誘他相殺。古來說得好。一身做不得兩件事。一時廢不得兩條心。那伍太子沒心沒想。刀法漸漸的亂來。亮祖心裡轉道殺死了。

他也不爲難。到不如活捉了這賊。走向前面把士誠看了寒心。恰有許多妙處。便縱馬向前而去。五太子只道亮祖竟去追趕。士誠也縱馬趕來。亮祖輕輕放下大刀。帶轉馬頭。喝道那裡走。這一聲真個似地塌天傾。山崩震雷。驚得伍太子一個寒。競便向前劈手的活捉過來。喚軍士把軟索團團的細縛。那太子身原矮小。團籠來竟像個大牛糞堆。落了囚車。向前慢慢的行。只聽得後面叫一聲朱將軍。你捉的是何人。亮祖轉身來看。恰是王銘。打發水軍船往河裡自回。他率精銳一百人。徑從陸路幫捉士誠等衆。亮祖說你來得正好。前面望見煙塵陡亂。必然是常將軍發動伏兵。攔住士誠不放。我如今與你分爲左右二翼。前去救應。殺得個乾淨。心上也爽利些。將及二里。果見呂珍朱

遲同遇春三個。叫做一團在一做狹隘路口。不放士誠過去。看官看到此處。既有遇春與二人抵敵。又有亮祖王銘殺來。不要說一個士誠。便十個士誠去那裡走。誰想士誠的性命。還未該絕。忽地裡起一陣狂風。飛沙走石的捲來。恰好遇春朱遲兩個的馬。一齊滾下。田坂裏去。那坂低有一丈餘深。泥濘坎坑。一時難得起來。呂珍便領殘兵。保了士誠飛也過這個路口去了。那些軍士也都趑勢逃脫而行。那兩個在坂中光拳廝打。朱亮祖卽同王銘另尋一條下砌的小路。走向前來。輕舒猿臂。把朱遲捉住。陷在囚車上。因急與常遇春另換上隨身衣服。整頓上馬。遙望士誠的殘軍。已離有十餘里。追之料來不及。因率兵往湖州與徐達相會。那張士誠兵敗也捨了舊館地面。領

殘兵而回。却說湖州正是偽周虎將李伯昇領着十萬雄兵鎮守。聞知朱兵攻打。他便引兵迎敵。陣上常遇春當先出馬。叫道：「李將帥何不早獻城池以圖重用？」伯昇回道：「你不守地方犯我境界喪亡就在眼前。何爲反說大話？」遇春聽了他說這個話。便如胷膛漲破。氣將起來。手起鞭落。一鞭打着伯昇後心。那伯昇負痛而走。遇春驅兵追殺過來。死者不計其數。降的也有萬餘人。伯昇星夜申奏蘇州求救。因緊閉了城門。不敢出戰。徐達乘勢便令軍士將湖州圍住。不上兩日。丞相李伯清接着湖州求救文書。卽轉奏士誠說金陵的兵圍困湖州甚急。望早定退兵之策。說猶未了。只見張士信過來說：「臣願領大兵前往以保湖州。」李伯清說：「朱兵將勇糧廣。今若與戰。恐未必勝。以臣愚見不

若逕往建康說以利害。使兩國休兵。庶爲長策。士誠聽計。便說此事。卽宜賢卿一往。仍遣士信爲元帥。呂珍爲副。張虬爲先鋒。領兵十萬前往湖州救應。一面打發伯清到金陵講和不題。且說太祖見士誠遣兵調將。都去救援湖州。因對軍士劉基商議說。不如趁着此時。攻取浙江一帶地方。何如。劉基道好。卽傳勅速到金華。命李文忠總水陸軍兵。向臨安富春一路進發。全收江北地面。軍師劉基與書說。元帥此行。不數日間。卽當獲一僞周細作。元帥可以正理折之。文忠接旨。取路前行。分遣指揮朱亮祖。耿天璧。前攻桐廬。那守帥戴元。聞知亮祖來到。搖頭伸舌對軍士說。這就是與陳有定交兵。運石劈死士卒的朱將軍。我們何苦送死。便率衆出降。文忠在中軍聞報。隨着亮祖同耿天

璧及指揮袁洪孫虎進克富陽。那富陽縣治前面大江後枕峻嶺。右有鶴山。挿出江口。石骨稜層。朝夕當潮水浸射。再下又有大嶺頭。又有扶山頭。都是山高水深。易於把守。至如左邊有鹿山。遶住水口。再上十里有長山。街再三十里有清水港。重重圍遶。真個是一夫當關。萬人莫敵去處。那朱亮祖得了將令。因對三人說。此行不是輕耍。我們須把水陸二軍都屯扎在幽靜所。在先且向前打探。他出門入戶的路徑。并看我軍好埋伏接應的所在。纔可進攻。便着天璧袁洪二人帶領慣事的十餘人。駕着小舟。扮做長江上打魚的魚戶。往前面打探水路。及沿江并對岸動靜。自己便同孫虎帶領慣事的十餘人。手撚鋼叉戈箭。穿上虎豹麋鹿等樣皮襖。扮做捕野獸的獵戶。逕往後面山上。

尋取小徑。探望陸路。閉隘。及城中消息。再打個報子。知會文忠。水陸軍馬。遲留慢行。且分付本部水陸官軍。亦不許擅離部伍。如違訪出。處斬。因說耿天瑩。袁洪。同十數人。坐着六隻小船。帶了捕魚罾網。依着蕭山岸邊魚捕地方。一帶慢慢的放過。富陽扶山頭來。一望渺茫。再沒有一個船隻往來。但見大嶺頭左右。數船約有二百餘隻。屯在江裡。那六隻船。或前或後。乘溜頭撒着漁網。船後艖敲着漁榔。舳舻蕩蕩。竟貼籠岸邊來。只見兵船上幾個人。在艖裡伸出頭來。看了一眼。叫道。這是什麼太平時節。你們在此。大胆捉魚哩。那漁船的人。便應道。船上長官。我們豈不知死活。就是諸暨縣裡大老爺。不知要辦什麼筵宴。發出官票來。要鮭魚二十尾。每尾俱要八斤重。一樣兒大的。我們稟

知江上防守得嚴一時沒處捉得他便大惱把我們各打三十
大板。魁限定要

第五十回 弄妖法虎豹豺狼

烽烟信報在錢塘

七首胡霜振碧琅

檢點柳枕傍彼岸

安排機弩隱高岡

江上湖聲增壯色

匣中劍氣耀青芒

縱君九尾妖狐孽

未許張韓相頡頏

話說那兵船上人看見打魚的船兒漸漸籠來便道你船上捉
魚的鉄做的頭敢在此來往那些船上一齊應道長官們我們
也只爲官差沒奈何在此辛辛苦苦你們不信鬻腿打得魚爛
在這裡纔說完一個人便脫下袴子來兩腿止血淋淋的怕人

那些官軍也都道可憐可憐。就似我們縣裡瘟賊一樣。不通人情的。只見一個打魚的說。你們縣官一向問得說好。怎麼你們也說這話兒。恰有一個說。好好好。只恐幹事不了。我們這樞李天祿終日剋減軍糧。如今却要我們當風抵浪。可惜只是朱兵不來。若來呵。我們趕夥兒散了。還在這裡不成。那打魚的搖着船也笑道。長官長官。怕衆人不是你一人的心裡。那人又應道。這個到是火人的真情。怕他做甚。魚船上因唱個吳歌道。

峻嶒石壁倚江干

水濶魚船掛晚煙

夕陽萬樹依嚴岸

秋影千帆接遠天

大港接連天

寒雲落鴈渡沙邊

耳中聽說心中語

說道無緣又有緣

一邊搖一邊叫。漸到鶴山嘴子上。又望見一叢兵船。大小也有二百餘隻。恰一般如此。懈懈的不甚隄防。那六隻漁船兒。攞來攞去。不住在東西。打聽實落消息。只見一個官兒。遠遠的騎着匹馬。前面有數十對弓兵。俱執着鎗棒。或水器具的。又有兩個人。背着兩面水牌。牌上寫許多名字。一聲高一聲的喝。將到來在水兵船邊坐下。這些船上官兵。都披掛了盔甲。手執器械。在船邊立着。趙甲錢乙孫丙李丁。逐名的點過去。一船完了。又是一船。看看點完了。只聽那官口裡分付道。守將有令。建康朱兵不日的到來。你們須要仔細把守。崖上人。不許下船。船上人不許上崖。江上船隻。不許一個往來。恐有奸細。若是江上有些疎失。罪坐水兵。若是崖上有些疎失。罪坐陸兵。殺得朱兵一

個賞銀十兩。殺得十個賞銀百兩。官陞三級。前者或有糧飽扣除。今盡行補足。外又每名加給行糧銀。每日三錢。爾等須要戮力同心。務在必勝。分付纔完。人人覺奮勇十倍。那官兒正將起身。忽指着這漁船。那些船隻。決不許一個籠來。你們可分付火速轉去。倘若不從。拿來梟首示衆。那漁船聽得了。便也慌忙。仗他撐過鶴首去了。漸到江心。六隻船商議道。看了起初光景。甚覺容易。及至號令便大不同。我們且把船蕩去。看鹿山頭邊施爲。怎麼纔好計較行事。說說笑笑。因指着一個說。任方纔腿上的血。那裡來得。那軍士應說。就是方纔殺來喫飯的鷄血。十來個拍手大笑。不覺的船到鹿山嘴上。早見那船上遠遠望見我們的船。便都立在船上。搖着旗。灣着弓。問道。那船做什麼的。這

漁船上因他問便流水將網撒到江裡去。這些水兵時看捉魚的。方纔各各下艙去了。衆人打個暗號。仍舊放開到江心裡。說日間大都如此了。夜間再放過船去採聽。話不絮煩。且說亮祖同孫虎帶了些人。徑尋富陽後山小路而行。由程伊川的衣冠墓上。鹿山麥阪嶺。又過了十來個山頭。天色向晚。路頭錯雜。遠遠望見一個阪裡。蓋着幾間茅屋。一點燈光射將出來。亮祖便領衆人向前叩門。只見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兒。在門裡盤問。說是那一個。亮祖便應說。我們是桐廬獵戶。張十七。因趕個野獸兒。在這近邊。夜來不便做事。特到府上討擾一宵。明日奉酬東西。萬望老官做主。那老兒搖得頭落。說道。客官別處方便。我這裡一來逼窄。二來寒舍偶有小事。三來前面不上半里。就是客

店。何不到那邊到穩便。纔說得完。就走進去了。亮祖因叫人去
前後樹林裡探望。更沒有一個人家。可以借宿。只得再夾打門。
那裡面任你是叫。再不來採你。惹得孫虎火性起來。跑到後門
邊。恰有一隻犬子。哞哞的叫。便把刀一刀說。你家裡一毫不曉
事體。我們奉了上司明文到此。要虎胆合藥。限定時日。不許有
違。在山砍山到水。渡水方纔明明的趕個大蟲到你後園。你這
人家怎麼如此大道。竟關了門。不放我們來捉。今日既不開門。
只恐明日稟知了。上司叫你這老兒。活不活。死不死的苦哩。別
叫幾個軍漢。假意在後門樹林中。不住的叫喊。又扒到樹上。故
意截些竹木。在屋上草裡。亂丟下來。頃刻之間。又砍了一堆刀
。貼近他的房兒。便把取火的石頭。敲了幾下。那火烘烘的着。

將起來。裡面只道延燒屋子。慌忙開了後門。那些衆軍一
個做惡。一個做好。早把身子捱進他家裡去。那老兒見勢頭不
好。只得張起燈來。開前門。接入亮祖等。一夥人進裡面來。坐亮
祖到堂。與老兒施了個禮。便道。老官休怪。前後沒處安身。因此
兄弟們行此造次的事。那老兒道。小哥們休要發惱。我這裏地
名叫做塔前。近處有個姓宋的。專會行妖術。兄弟四人。俱能剪
紙爲馬。撒豆成兵。平常間。只在村坊上。或隣近地方。賣些符法。
敬重他的。他便乘機騙些財帛。或是酒食。倘若不敬重他。他便
或在人家門首邊。或竈頭邊。或廳堂邊。做下些眼降法耳。日夜
家中不得安穩。待人去請求他。他便開了大門。要多少謝儀。方
纔替你收拾眼降回去。因此人都叫他做宋菩薩。或稱爲宋殿。

今日我們縣官爲建康朱兵殺來。因此禮請這宋殿。要他在軍中作法救護。他說六句話兒。官使無不奉行。我們近隣與他有口舌的。他就乘機報復。今早又叫縣官行牌來說。朱兵旣取桐廬。不日要來攻打。必有細作到此。來探聽虛實。須要嚴行保甲。不許容留一個來歷不明的人。我在下原與他有個小隙。今見小哥們一夥人。又不是這本縣居民。倘有些山高水低。必然落在他圈套裡。所以方纔不敢應命。亮祖說我們只道爲着甚的。原來如此。請老人家寬心。寬心。那老兒叫伴當閔好了。前後門便告辭進去了。亮祖因分付從人做了晚膳。各取出被席來。睡了。次早起來喫些早膳。仍舊獵人打扮。別了老兒。上山取小路而行。扒山過嶺。約有十餘里。恰見樹木參差。鬱叢叢的都是長。

松翠栢地上都是矮蓬蓬生的竹篠荆棘真個是上不見天下
不見地亮祖把眼細細一望正是官衙後邊所以蔭儀這些草
木亮祖便對孫龍說你可記着此處孫虎應道得令正待要走
過去只見搖旗吶喊火炮連聲亮祖喫了一驚原來縣官在那
裡操演軍士亮祖因而立住了腳細細的看他光景馬軍步卒
共來也不上五千之數未及半個時辰却見一連三四個弟兄
都一般披了髮仗了劍口中念念有詞喝聲道如律令只見一
個象葫蘆蚤有許多盔甲軍馬分着青黃赤白黑五方旗號殺
將出來又一個把藥葫蘆一傾却是許多虎豹獅象張牙露爪
在演武場中撲來撲去把這軍士趕得沒處安身把那縣官也
沒做理會且看下同分解

雲合前踪卷六

終

卷六

終

三

此處有極大之墨漬，遮蔽了大部分文字。僅能辨認出一些零碎的詞句，如「...」等。

繡像京本雲合奇踪玉茗英烈全傳卷七

稽山徐渭文長甫編

第五十一回 朱亮祖連勦六叛

軍中倏忽顯神情 况是孫吳若再生

江寨烟塵侵真色 吳關鼓角動人情

一代功名歸上將 無端妖孽住相迎

何時海靜波恬也 南北欣看共月明

却說那四個人起初一個從葫蘆內放出許多兵馬在場中廝殺又一個放出花花班班一陣的虎豹獅象邇來撲人這些人東奔西走不住的逃避正在沒可奈何恰又從中一個把手一伸將頭髮一抖那頭髮便衝出萬道火光直射將來這些人馬

走獸都在火中的奔竄誰想走過人來把劔一指陡地揚沙走石大雨傾盆那火也漸漸沒了人馬走獸也都不見了須臾間依然天清日朗雨散雲收演武場上打了得勝鼓回軍亮祖看了一遍同衆人取舊路而回逕到鹿山嘴上遠望江中恰好六隻漁艇也趁着月色搖上來衆人立岸邊打個暗號便都落下舡回到本寨便商議道明日耿天壁可領兵四千駕舡百隻往對岸而行待我陸兵交戰時以百子砲爲號砲聲響處便將舡直殺過來再令袁洪帶合水軍一千在來江上接應孫虎今夜更深時候率領短刀手帶着防靴仍到山邊小路直至縣治背後樹林裡埋伏也待百子砲响竟在山後殺出放火燒他衙舍亮祖自領岸兵到大路上攻打水陸兵馬俱帶牛羊狗血裝貯

竹筒倘遇妖人便一齊噴去一邊着人火速催趨元帥李文忠
大隊人馬到來督陣分調已畢次日黎明拔寨而進探子報知
李天祿天祿卽請宋家兄弟四人在陣後相機作法對戰自領
岸上人馬一直來抵敵兩馬相交那天祿戰了不上兩合便往
本陣而逃亮祖督率三軍奔殺過去只見黑風過處有許多人
馬分着青黃赤白黑旗幟并那些虎豹獅象等獸猙獰咆哮的
亂殺出來亮祖已知他是妖術急令三軍把馬頭撥轉團團的
駐扎在一處其餘步兵依着馬軍向外而立一個柳檣間着一
個鋼叉一個滾牌間着一個烏嘴并一個長鎗五個一排五個
一排週圍的扎着聽他橫撞直衝只把牛馬猪狗等血噴去不
許亂動衆人得令但見這些妖物撞着血腥便飄飄化作紙兒

飛去。那宋家兄弟看大軍不退，便把妖火放來攻殺。朱兵也看得破，全然不怕。亮祖便着三軍叫道：「你這宋賊妖法，我們軍中個個曉得，不必再來施逞。」李天祿因捨命而逃，未及半里，只聽得一聲百子砲响，震得

天柱折了西北地角，陷了東南蛟龍。在海底驚得頭搖猛虎，在林間忙將尾擺。

亮祖乘勢緊緊的追來，將到鶴山嘴邊，早有孫虎在山後領着群刀手奮殺出來。四下裡殺入官衙，把火熾熾的放着。軍馬殺傷大半。這些妖人幸得逃脫。天祿便捨命到江口跳下。那船上人欣欣的說：「元帥可將身鑽進艙中，免得建康軍看見了。」來趕天祿把頭一低，正要進艙，被這艙頭上人將手來反綁了。

說道你這賊可不認得耿將軍。竟來虎頭上搔痒。船上軍人可把來網了解送營裡去。正好捉得上崖。恰有李文忠大軍已到。朱亮祖。耿天壁。孫虎。袁洪等入到帳中。文忠對亮祖說。桐廬富陽是杭州東南要路。將軍一鼓而下。功績匪輕。明日將軍可合兵進圍餘杭。然後議取杭州。當日駐紮富陽寨中。筵宴不題。且說僞周丞相李伯清承命到金陵講和。曉得湖州有兵阻隔。行路不便。乃抄杭州望錢塘而去。沿江來到富陽。當先遇着一彪哨馬。伯清知是明軍。急下路而走。却被哨軍捉住。送到文忠帳下。原來伯清前曾通使金陵。太祖命文忠賂他。酒過。因此識面。便問道。汝莫不是東吳丞相李伯清麼。伯清低着頭。應說不敢。文忠便令解去。綁縛。問道。何故私行過江。伯清說。不敢相欺。祇

因徐元帥。困湖州。故奉主命講和。以息兵爭。文忠對說此意。雖美。但大勢所在。丞相知之乎。據丞相論今日爾主我主品孰優劣。伯清說俱是英雄。文忠便道品既相同。吾恐一穴不容二虎。英雄不容並立。昔日友諒勢十倍于爾主。友諒既滅。天心可知。爾主今日來順。方不失為達變之智。奈何兵連禍結。累年戰爭。今吾主上告天地。有滅周之心。因令徐元帥行北路。我行李南路。爾國之亡。且在旦夕。猶欲講和。是以杯水救燎。原勢必不得已。伯清低着頭。沉吟無語。文忠因諷他說。足下亦稱浙西哲士。請審所主。何如不然。他日就擒。恐悔無及。伯清長嘆一聲。說道。背主不仁。事敗不智。却把頭向石上一撞而死。文忠笑說。這猾賊。汝待欲降。誰肯容你降。便令左右扛去尸首。埋于荒郊之

下因思前日軍師有書來說有偽周細作來見不知軍師何以先曉得真罕稀真罕稀正與亮祖說話間只听轅門外擊了大鼓四聲大門上便接有花鼓四声二門上也擊有雲板四声李文忠說不知何處來下文書因同衆將到帳前着令中軍官領來究問沒多一會那中軍官領一個人稟說餘杭守將謝五等全城歸順特着人來下文書文忠看了犒賞來人去訖却報諸暨謝再興同子謝清謝浚謝洵謝洪謝洋領兵五萬連營阻住錢塘江口水軍不得直下文忠大怒罵道再興曾爲主公部將今復叛降士誠又來阻路若不擒此賊永不渡江遂折箭而誓卽刻大軍登舟東渡只見賊軍中戟劍如林我軍難于直上文忠傳令戰船列爲長陣用那神鎗弓弩間着銃砲飛去衝擊岸

兵大潰。文忠因同亮祖等挺戈先登。他長子謝清、末子謝洋躍馬橫刀砍來。亮祖也不及排列陣勢，向前直殺過去。手起刀落，把謝清一劈劈做兩開。那謝洪、謝浚見勢不好，幫着謝洋來殺。文忠拈弓搭箭，叫聲道：「倒了！」便把謝洪當心射死在馬下。再興便挺戈同三個兒子前來報仇。我軍陣上朱亮祖領兵，翬着左邊。耿天璧領兵，翬着右邊。文忠率領中軍大隊混殺。再興恃着有力，大呼到陣中，又被文忠一鎗刺入左腔，墜下馬來。軍中砍做肉醬。謝洋正待來救，遇着天璧戰了四十餘合，自知氣力不加，恰待要走，被朱軍一刀砍斷馬脚，翻筋斗跌下來，頸骨跌做兩段。衆軍亂踏骨頭，也不知幾處。謝洧方與亮祖迎敵。那謝浚也趕來夾攻。誰知謝浚一鎗，這鎗頭恰套着亮祖刀環裡。那亮

祖奮力來攬。因把鎗桿攬斷。謝洵連忙轉身。把亮祖一戟。那亮
祖一手正接着戟的叉口。乘勢把戟一扯。那戟早奮將過來。便
大喝一聲。把刀砍去。這謝洵腰斬而死。謝浚把馬勒轉。飛走逃
命。亮祖一箭正中着後心。衆兵勇氣百倍。殺得偽周軍士百不
留一。文忠傳令收軍。就于諸暨撫士民。一宿。次日起兵。逕至杭
州。向北十里安營。正集諸將商議攻打之策。只听外面有人來
報。

五十二回 潘原明獻策來降

弱柳青槐拂地垂 吳山佳氣遍樓臺

地襟湖海東南勝 湖帶煙波日夜迴

秋草征夫烽埃赤 夕陽歸鳥戍聲哀

阜林澤國頻搔首

一葉梧桐一葉灰

且說李文忠率領大兵駐紮在杭州江上。向北十里安營。正集諸將商議道。這個城地週圍四十里。

南面鳳凰。東吞潮汐。西鍾湖澤。北枕超山。在宋南渡。奠爲京師。從古臨安。稱爲巨美。豪華佳麗。只這湖光十里。數不盡秋。月春花。荷風嶺雪。紛紜雜沓。只那褚堂一帶。說不了做買做賣。計寡論多。或有說坡仙。管領三萬六千塲。惟是歌臺舞榭。誰知瀟湖築堰。這功德在萬歲千秋。或有說錢王築起三三九。浙塘射着素車白馬。那解順天而存。這恩施正家戶戶。祝天自生來。兩乳長。真個像龍飛鳳舞。隔岸越山。吳地盡。却好個水繞山圍。但只因滿眼韶華。便做了十室九空。半升米過。

一冬又况是浮沙江漲便沒個真心實意。虛打開闢裡鑽幸得煙火百萬家。半是通文達理。縱是頑殘三二者。要非元惡渠魁。

文忠因說此城糧多將廣。况是守將潘原明。向聞他是個識時勢愛士民的漢子。甚難下手。奈何奈何。只听得外邊有偽周員外郎方彞奉主帥潘原明來書獻城納降。文忠便令容他進見。方彞走進轅門。但見劔戟森森。弓刀整肅。遠望着裡面。文忠凜然端坐。堦前如狼如虎的將官排列兩行。就如追魂奪魄一般。甚是畏懼。縮縮的走至帳中。文忠開口說大軍未及對陣。而員外遠來得無以計。緩我。方彞對道大人奉命伐叛。所過地方不犯秋毫。杭州雖是孤城。然有生齒百萬。我主將實是擇所托而

來安有他意。文忠看他果是真心，便引入卧内，歡笑款接。因命他規畫入城次第。明早即着回去。那原明便封了府庫，把軍馬錢糧的數目一一登藉明白，且捉了苗將蔣英、劉震賊黨帶出城來，叩見文忠。文忠當晚便宿在城內，下令如有軍人敢離隊伍，擅入民居者，斬。恰好一个逸走民家，借鍋煮飯。文忠登時磔殺示衆。城中帖然，更不知有更革事務。當日申奏金陵。太祖以原明全城歸降，百姓不受鋒鏑，仍授浙江行省平章。隨令軍中懸胡大海画像，把蔣劉黨賊衆剗其心血致祭。且下平偽周榜文云。

吳王令旨。晏安失德，嘗聞王者伐罪救民，往古照然，非富天下也。爲救民也，近觀有元生居深宮，臣操威福，官以賄求。

罪以情免。差貧優富。舉親劾仇。添設冗官。又改鈔法。役民數十萬。湮塞黃河。死者枕于道途。哀聲聞于天下。不幸小民復信。稱勒爲真。有異治世而復甦。聚黨燒香。根蟠汝穎。蔓延河洛。焚燒城郭。殺戮士夫。元以天下之勢而討之。愈見猖獗。是以有志之士。乘勢而起。或假元世爲名。或托香車爲號。由是天下瓦解。土崩。予本濠梁之民。初列行伍。漸至提兵。見妖言必不成功。度元運莫能濟事。賴天地祖宗之靈。及將相之力。一鼓而有江左。再戰而定浙東。彭蠡交兵。陳氏授首。兄弟父子。面縛輿櫬。旣待之不死。又爵以列侯。士位于朝。民休于野。荆襄湖廣。盡入版圖。雖化埋未臻。而政令頗具。惟茲姑蘇張士誠。私販鹽貨。行劫江湖。首聚兇徒。負固海島。其罪一也。恐

海隅一區。難抗天下。詐降于元。坑其監使。二也。厥後掩襲浙西。兵不滿萬。地無千里。僭號改元。三也。初寇我兵。已擒其親弟。再犯浙省。又搗其近郊。乃復不悛。首尾畏縮。四也。詐謀害揚左丞五也。占據浙江十年不貢。六也。知元綱已墜。害其丞相大夫等七也。誘我叛將。掠我邊人。八也。凡此八罪。理宜征討。以靖天下。以濟斯民。爰命左相國徐達。總率馬步舟師。分道並進。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凡捕逆臣民。被陷軍士。悔悟來歸。咸宥其罪。有爾張氏。臣僚識時知勢。或全城附歸。或棄刃投降。名爵賜賚。子所不吝。凡爾百姓。果能安業不動。卽爲良民。舊有田舍。仍前爲生。依額納糧。以供軍儲。更無科取。使汝等永保鄉里。以全家室。此興兵之故也。敢有千百相聚。抗拒

王師者卽當勦滅且彼宗族于五溪兩廣以禦邊戎凡子之言信如皎日咨爾臣庶毋或自疑

這榜文一下海宇內外人人都生個歡喜心且說張士信領兵十萬來救湖州却在正東地方阜林屯扎探馬報知徐達因對衆將說士信是僞周驍將伯升又堅城固守倘或他約日內外夾攻勢恐難敵衆將內敢有東迎士信的兵麼說猶未已只見常遇春說我去我去徐達便對他道將軍肯去此賊必擒但士信狡猾之徒切須謹慎遂令遇春同郭英沐英廖永忠俞通海丁德興康茂材趙庸等領兵七萬離了大營前去遇春因喚趙庸康茂材領兵一萬抄着湖邊小路逕入大全港過阜林約在戰日劫他老營郭英沐英領兵二萬到前面大路邊埋伏只看

二龍取水流星爲號。便發伏奮力夾攻。廖永忠領兵二萬。自去搦戰。可佯輸誘他追趕。分撥已定。廖永忠因領兵前去阜林。擺開陣勢。且說那偽周陣上。早有一將。身穿鎧甲。坐騎烏錐。便勒兵向前說。來者何人。可曉得丞相張士信手段。不是當耍子。永忠就說。想吾兄永安爲你士德所殺。士德雖亡。恨正切齒。吾今上爲朝廷。卽下圖報復。何必多言。便舉刀直向士信戰。纔數合。忽聞喊聲大起。左邊張虬。右邊呂珍。兩翼沖擊出來。永忠隨回馬而走。士信催兵奔殺將來。約有十里之地。只听一聲砲响。常遇春領着大隊人馬。高叫張士信。何以不降。還來相敵。士信便獨戰了遇春。張虬呂珍。夾攻着永忠。又戰數合。恰好哨馬報說。我們老營。却被朱兵劫了。士信回頭一望。果然本營四下裡烘

天燄日的大火。燒毀殆盡。急回救取。常遇春。廖永忠。驅兵逼來。誰想速的一聲。一個流星鑽在半天。遙遙的分作兩條龍一般。下來。早有沐英在左。郭英在右。深林中突然擋住了相殺。此時士信人馬殺死大半。士信也沒可奈何。幸得張虬呂珍拚命的保護。却又有康茂才趙庸兩將劫寨而回。大叫道。張士信你的老營已是塊空地。要走那裡去。挺着鎗。逕搶過來。士信只得單騎衝出重圍而走。丁德興廖永忠緊緊追着。只不放寬。那士信又不見了幫手。便向壺中取了枝箭。將身扭過。正要拈弓射來。不防前邊是個大坑。連人和馬跌將下去。軍中就把撓鈎鈎定。活縛到陣裡來。常遇春即日拔寨。仍回湖州。恰好徐達升帳。卽與遇春相見。那些軍士已將囚車解送入來。徐達看了士信說。

你弟兄何不早降。自遭其禍。士信回報說。昔日原與你爲唇齒之邦。今日你等來取湖州。是你先解好成仇。皇天不佑。將我墮馬。豈真汝等之力。徐達命把士信梟首不題。

第五十三回 連環敵徐達用計 漫將杯酒話英雄

多難相看感慨同 漫將杯酒話英雄

無端世事干戈擾 不盡奸謀湮水中

三吳低斗刁殘照 一片愁冤亂渡風

連環最妙孫吳法 未許痴兒解素衷

那張士信被軍士捉住。解送到帳前來。徐達分付推出斬首。却

說呂珍張虬領了殘兵東走。只得在舊館駐扎。卽日修了表文。

令萬戶徐義前往蘇州求救。士誠見了。放声大哭說。吾兩弟一

兒皆死于仇人之手。李伯清到金陵已久。生死又未可知。杭州潘原明又以城投降金陵。使我束手無策。奈何奈何。徐義便說。今事在危急。何不召募天下勇將以當大敵。何如。士誠嘆息了。凡聲說倉卒之間。緣何卽有。只見殿前都尉韓敬之向前奏道。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臣舉二人可以退敵。不知殿下用否。士誠便道。此時正是燃眉之急。豈不用他。但不知卿所舉者何人。韓敬之說。臣聞臨江有兄弟二人。一個叫金鎮遠。身長丈二。膀闊三尺。就是個巨無霸。一隻手能舉五百斤。一個叫紀世雄。身長一丈。腰大髀肥。渾似個鄧天王。膂力萬斤。他兩人一母二父。因此各姓。只爲世亂。沒人曉得他。所以潛居草野。以武藝教人。遇活士誠。听了。便着韓敬之到臨江召來。二人參見已畢。士誠見

了果是奇異不勝之喜。就說今徐達圍困湖州甚急。汝能與我迎敵麼。二人答道。若論文章。臣不能強。若論相殺。臣敢當先。士誠叫取金花御酒過來。便授二人同簽先鋒之戒。若得勝時。世襲公侯。兩人叩頭拜謝。次日正是黃道吉辰。勅令世子張熊。權朝張彪。掛元帥印。張豹副元帥。隨駕親征。率兵二十萬。取路望舊館進發。呂珍張虬聞士誠駕到。出城迎接。備把常遇春用詐埋伏之計。擒了士誠。不能取勝的話。說了一遍。士誠說今後發兵。必須審度虛寔。停當纔可進戰。摠來在舊館兵六萬。共合二十六萬。翌日起行。直抵阜林。那徐達在帳探子將士誠親領兵三十萬來救湖州。已知阜林的事報知了。因對衆將曰。士誠傾國而來。其計必然窮蹙。衆將軍須努力。此戰東南混一之機。全

決于此。可留湯元帥分兵七萬與耿先鋒吳將軍等圍困湖城。我自己與諸將領兵十三萬東破士誠。如此方無前後腹心之慮。衆將齊声道：「此真萬全之術。」即日徐達起兵東行，與士誠兵隔五里扎駐大寨。士誠聞知兵至，便排陣迎敵。左右諸將簇擁着士誠出馬。徐達認是士誠當先也，自己披掛了出來，說道：「衣甲在身，乞恕不恭之罪。」士誠就將鞭指說：「孤與爾主各居一天，何故屢相攻殺？」徐達說：「天命歸一，群雄莫爭。昔唐太宗不許竇建德三分鼎足，宋太祖不容卧榻之中他人鼾睡。今元世衰亡，英雄競立，不及十年，吾主公滅絕殆盡。天命人心已自可知。足下若能洞悉時務，真心納款，諒不失爲藩王之貴。何自苦乃爾？」士誠大怒說：「天下有孤及元，豈得便成一統？汝等徒生這妄想。」

心耳。徐達便道：「足下不听好言，恐貽後悔。」言畢，兩馬俱回本陣。那士誠左哨上恰有新先鋒金鎮遠突陣殺來，常遇春便縱馬迎敵，未分勝負。沐英見遇春不能贏他，因奮勇大呼出來助戰。金鎮遠就舞刀直取沐英，沐英手起一鎚，正中着鎮遠左臂。這把刀便拿不得，直墮下地來。遇春就把鎗刺中左脅，墜馬而死。敵兵大潰。徐達因把大旗磨展，這些大隊軍士追殺過來，趕得士誠守不住阜林，只得拔寨在十五里外屯札。天晚收軍，士誠悶悶不悅，對紀世雄道：「今日之戰，先鋒金鎮遠敗沒折兵六萬有餘，將何處置？」世雄說：「朱兵智巧，勇力謀出萬全，恐非一戰便能取勝。今日他追殺十餘里，戰既得勝，必軍心踈畧一分。我們不如同衆將暗去劫營，這是乘其不備，必可生擒徐達矣。」士

誠。聽計便令衆將整備劫營。不題。且說徐達回到帳中說今日
士誠雖敗其鋒尚未盡。願明日還宜相杌度勢。使他隻輪不返。
方纔喪他的志氣。正說間忽見帳前黑風驟起。吹得烟塵陡亂。
樹木摧搖。徐達看了風色。對衆將說。此風不按時氣。主有賊兵
劫營。今日與明日之戰。非同小可。當用八方連環斗底戰。擒拏
這厮。尔等急宜造飯飽。食到營前。聽令。諸將听了。分付即刻來
到各營。蓐馬餉軍。沒有半個時辰。早听得大帳中擂鼓一通。催
趨各營軍將。披掛起身。又沒一頓茶時。恰又把画角吹了七八
聲。那些軍將都齊。七擺列在轅門之下。只見雲板五下。主帥徐
達升了中軍帳。五軍提點使已把名字逐一在二門上挨次點
將進來。諸將魚貫而行。都一一排立在堦前。左右元帥便道。東

西二吳勢無並立。從古帝王之興。全賴名世之士。今日我主上高爵厚祿。優恤我輩。全圖我輩捨生拚死。受怕擔驚。我輩所以血戰心勞。雖是報國心堅。亦指望個勵山帶河。封妻蔭子。今日諸將宜各盡其心力。以成大功。倘若有違。吾法無赦。諸將齊上應声道。是謹听令。元帥便將令箭一枝。喚俞通海。俞通淵。俞通源。三軍向前。着領水兵三萬。卽刻抄小路到大全港口。閘住上流。待吳兵半渡。只听連珠七声砲响。將閘邊四下掘開。夾水衝入。溺死吳軍。又將令箭一枝。喚沐英。郭英。二將向前。着領馬兵二萬。卽刻到士誠老營埋伏。且先分軍一隊。假裝西吳探子。逕到士誠營中。報說。紀世雄前去劫營。被朱兵大敗。現今徐達乘勢追殺。將來待彼援寨而起。便發伏追擊。又將令箭八枝。喚康

向前。忠趙庸丁德興張興祖華雲龍曹良臣八將
伏。但聽轟天雷八声响。曉八方虎將應声齊起。團七圍殺。又將
令箭一枝。喚常遇春同左哨薛顯右哨郭子興向前着領馬步
軍校三萬前至白沙島截住士誠去路。自家帶領大隊人馬紛
紛的。援寨乘夜便往西北而行。待他追趕調遣已定。眾將各七
領了號箭分頭自去不題。將近一更光景。那張士誠猶恐徐達
帳中有備。因使紀世雄率兵三萬爲前隊。張虬率兵三萬爲中
隊。呂珍率兵三萬爲後隊。一隊被害。二隊救應。世雄等領命出
營。約莫二更將至。徐達寨邊。但听營中鴉飛鵲亂的。擾攘。世雄
便先令哨子去探虛實。沒有半晌。那探子報說。朱兵想是因我

兵來俱向西北逃竄更無理會。世雄大喜便催兵追殺。比及五里只見大全港中徐達帶了兵如蜂似蟻的在港中爭渡。世雄在馬上把眼一看那水極深處也不滿二尺便道不殺徐達報仇不是大丈夫。催動後軍過河衝擊奪頭功者即時奏聞加官重賞。三萬軍士個個爭先。此時已是黎明軍士正在半港猛听連珠砲六七個振天砲响。徐達的軍士便把開口掘開河水驟湧起來橫衝三十里地面。世雄的兵進退無路。溺死者二萬有餘。紀世雄也做了膨脹的水鬼。其餘扒得上岸被眾軍活捉的也約八千有零。

第五十四回 俞通海削平太倉

秋來愁緒日冥冥

吳嶠風光自草亭

入塞戰塵天外黑。又聞隔車草色眼中青。
驅馳歲月真何假。旣饒江湖夢獨醒。
南北亂離憂不絕。漢家誰問董生經。
話說紀世雄三萬軍馬都沒于河水之內。或有識水的掙得上岸。亦被朱軍捉住。主帥徐達因收兵在河口安營。那士誠見世雄等三隊人馬去了半夜不見回來。正在疑惑。恰見一隊哨馬約有五十餘人。逕撞前來報說。大王爺禍事到了。還不曉得。士誠連忙問說。禍從何來。事在那裡。那哨子就在馬上指道。紀世雄三萬人兵俱被河水淹死。一個也不留。現今徐達乘勢趕來。逕要活捉大王。大王可急。拔寨而行。還且自在哩。便把哨馬緊上的一路叫喊道。快快逃命。快快逃命去了。士誠听罷。驚得

竟不附体。卽令三軍望蘇州進發。這些軍士只恐朱軍追及。那裏肯依行逐隊。爭先奔潰而走。未及一里。忽地一聲炮响。左邊郭英右邊沐英兩處伏兵衝擊過來。幸有張彪張豹分身迎敵。士誠在車中分付且戰且走。不可戀敵。那張彪張豹也只要脫離苦難。誰想戰未數合。郭英沐英就放條生路。撥馬向前而去。半空中如雷震一般。轟天响砲不住的振了七八声。正東上康茂材正西上朱亮祖正南上廖永忠正北上趙庸東南上丁德興西南上張興祖東北上華雲龍西北上曹良臣各帶精兵五千團七的殺將籠來。把士誠銅牆似盤繞在內。張彪張豹拚死的殺條血路。逃走八員虎將死命也追殺不放。約有五里地面。正是白沙島邊。常遇春又在柳陰深處殺將過來。擋住去路。大

叫道張士誠此時不降更待何時嚇得士誠

膽破心驚手搖脚戰一張臉無些血色渾如已朽的骷髏兩隻眼沒個精芒逕似調神的巫使一箇降禍崇太歲領着八大龍神那怕野狐精從天脫去四對追靈鬼魔王隨着閻羅天子便是羅刹鬼何地奔逃正是任他走上談摩天脚下騰雲須趕上

那士誠終是蘇州人畢竟乖巧便將黃袍玉帶并頭上巾幘都脫下來扎起一個草人將前樣服色穿帶了縛在六龍盤繞香車錦帳之內自己隨換了小軍的衣服跨上一匹躡雲捕影的烏錐與張彪張豹打箇暗號趁箇眼慢帶領一隊人馬飛也似逃走那張彪張豹假意兒只保着龍車厮殺約莫士誠相去已

遠。又望見一彪人馬。恰正是呂珍張虬趕來救主。他兩人便賣個破綻。一道烟也落荒尋着士誠一路而行。追來九個將軍。那知這個緣由。只望着龍車兒圍困過來。就是呂珍張虬也不解此事。死命保着。看看天晚。恰好郭子興薛顯又分兩翼喊殺向前。把眼在車中一望。見是草人。便叫道。列位將軍。只捉了呂珍張虬也罷。這士誠多是去遠了。衆人纔知墮了奸計。常遇春因對呂張兩人說。二位何不揣度時勢。我主公仁明英武。統一有機。二位何執迷如此。呂珍接應說。元帥所言亦是。但服降者降服其心。昔日呂布轅門射戟。心服紀陵。如元帥也有射戟的手段。吾輩卽當納降。遇春笑道。這事何難。便令人三百步外立一戟。連發三矢。三中其眼。呂珍張虬大驚下馬拜說。真天神也。吾

輩敢竭駑駘之用。情愿率兵六萬。披納遇春。大喜。便令軍政司計收器械。盔甲。因着俞通淵領步下兵三千。押送新降士卒。前至金陵。請太祖令旨。或令爲民。或分編各隊。卽日起行。遇春檢點降兵去了。便登帳請張虬。呂珍進見。呂珍說敗降之卒。願受抗逆之罪。遇春笑道。何罪之有。東漢岑彭初佐王莽。與光武大戰。光武幾受其危。後知天命在于光武。因棄邪歸正。名列雲臺。前後事體。畧不相妨。今日之勢。在呂將軍可留。若張將軍乃西吳世子。我當擇日送還姑蘇。張虬說元帥勿疑。自當盡力圖報。遇春回說。假如着將軍去攻姑蘇。豈有子弑父之理。吾豈不愛將軍雄杰。但天理人情。上難以相款。張虬所罷對天嘆息了數聲。便說吾聽常公之言。反爲不忠不孝之人矣。有何面目再生。

人世乎。登時自刎而死。遇春假意喫驚道。將軍爲何如此。是我之罪也。傳令軍中。具上號衣冠棺槨。葬于舊館。蘭水橋下。因留胡濟美。統本部兵屯札舊館。仍令大隊回至湖州。見了徐達。具將前事說過一遍。徐達說。元帥處分極是。至如先令六萬降軍。散回金陵。把張虬進退無路。更是高見。遇春便對徐達商議。湖州久不能下。以裨將拙見。乘此長勝之勢。卽令呂珍往說。何如。呂珍向前說。自思不知順逆。悔恨歸降之晚。元帥所命。決當盡心。徐達大喜。便着沐英。康茂材領兵一千護送呂珍。直至湖州城下。李伯昇聞得消息。急上城問說。呂將軍何因到此。呂珍回覆。自元帥受困。主公兩次親來救援。前者被火攻。今者又被水溺。折兵共約廿萬。暫且遁回。今姑蘇士卒與糧餉俱已空虛。士

信與張虬皆已身死。我見常遇春射戟神手因也。拜降。特來告
知元帥。想是西吳亡在旦夕。元帥可早順天命。開門納款。庶不
失爲達人。哲士李伯昇。听罷。沉思半晌。狐疑未決。呂珍又道。元
帥豈不聞韓信棄楚歸漢。敬德棄周降唐。見機而作。方是正理。
伯昇便道。是是。遂率左丞張天麟等同呂珍到帳前納降。徐
達見了。設宴相待。次日帶領侍從十餘人入城安撫。便留華高
領兵二萬鎮守湖州。處設已畢。一邊申奏金陵。一邊令華雲龍
率本部取嘉興。一邊令俞通海率本部攻太倉。一邊仍率兵二
十餘萬。逕向蘇州進發。兵過無錫。那守將莫天祐堅閉不出。常
遇春卽欲攻打。徐達說。若攻城非數日不能下。况蘇州離此不
上百里。士誠得知必生異謀。反爲不便。不如長驅先破蘇州。則

此城不攻自下。遇春依計。遂過無錫。逕到蘇州城外安營。不題。且說張彪張豹看見呂珍張虬接應。便一道煙落荒尋小路而走。趕着士誠一齊登路。計點人馬。止約二萬有零。漸到蘇州。太子張龍早有哨馬報知。逃竄信息。便發兵出城。五十里保駕。進得城門。真個父子重逢。君臣再會。憂喜交集。次日坐朝。張士誠正聚群臣議救湖州之危。只見哨子報道。李伯昇把湖州呂珍把舊館俱降建康。張虬自刎而死。今徐達現領雄兵二十萬。虎將五千員在此。正北十里安營。搦戰士誠聞報。不覺兩行淚下。說四子張虬膂力超群。同伍太子一般。精捍。今兩弟淪亡。兩兒繼喪。若呂珍向稱萬人之敵。又到彼麾下。此事怎了。却有平章陶存議啓說。今朱兵強盛。所至郡縣莫敢當鋒。以臣愚計。不若

獻璽出降。庶免刀兵之苦。不然天時已迫。必非人力能支。言未已。只見一人大罵道。辱國反賊。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此事斷然不可。士誠定睛來看。恰正是三王子張彪。如此發怒。士誠便問。吾兒你的意下何如。

第五十五回 張豹排八門陣法

木落城須風怒號

姑蘇形勝自周遭

碧天星朗滄溟闊

詭計雲開象緯高

日斷層樓書鴈字

夢淹南國有魚翅

登臨一笑成今古

彈劍酣歌愧爾曹

却說三王子張彪聽了陶存議的說話。大惱道。吾父王威鎮江。淮數年。豈可一旦稱臣于孺子。貽笑于後世。城中尚有鐵甲五

十萬戰船五千艘。糧積十年。民多富足。乃不思固守。却欲投降。甚非遠圖。况此地離太倉不遠。萬一不勝。還有航海遠遁一着。以爲後圖。臣意正宜死戰。是爲上策。士誠與太子張龍俱說。最是最是。便開庫取出金寶貨物。置在殿中。出諭群臣。中有敢勇當先捨身報國者。隨意所取。待退敵之後。裂土封王。同享富貴。當下就有都尉趙玠。率尊白勇萬戶。楊清。指揮吳鎮。千戶黃轍。總管萬平。世統。制李猷。僉院鄭祿。八人公然上殿。分取了寶物。向前啟說。臣等各願領兵一萬。爲王公分憂。士誠便勅張豹爲總督都元帥。張龍爲左先鋒。張彪爲右先鋒。八個新領兵的俱帶本身職役陣前。所令張豹當日簪了兩朶金花。飲了三杯御酒。掛了大紅剪絨葡萄錦。一疋跨着雪白騰空戰馬。大吹大擂。

逕到演武場中軍廳坐下。衆多將官自小至大，一一依軍中施禮。畢，張豹便分付說：「今日之戰，國家存亡在此一舉，惟不曾卧薪嘗膽，因此須破斧沉舟。凡我三軍，各宜努力。我如今排下一個太乙混形三垣布政九星五轉的陣法，你們俱要按着日辰認着方向，明着生剋。擊父則子應，擊首則尾應，擊中則父子首尾皆應。却又變化無端，便是鬼神莫測。爾等宜小心听令而行。那張豹便着軍政司將青色令旗一面，招動千戶黃轍一營軍馬向前分付本營駐扎正東方。俱青甲坐着青驄馬，上按北斗貪狼星鎮寨。如遇甲午三日、庚午三日、戊午三日，正應休門，須出兵對陣論相生。該正北上文曲星，正南上廉貞星，救應將白色令旗一面，招動都尉趙玠一營軍馬向前分付本營駐扎正

西方俱白旗白甲坐着銀鬃馬上按北斗破軍星鎮寨如遇癸
 卯三日巳卯三日正應休門須出兵對陣論相生該東北上巨
 門星正北上文曲星救應將黑色令旗一面招動指揮吳鎮一
 營軍馬向前分付本營駐扎正北方俱黑旗黑甲坐着烏色騮
 上按北斗文曲星鎮寨如遇甲子三日戊子三日壬子三日正
 應休門須出兵對陣論相生該正東上貪狼星正西上破軍星
 救應將紅色令旗一面招動萬戶楊清一營兵馬向前分付本
 營駐扎正南方俱紅旗紅甲坐着火色騮上按北斗廉貞星鎮
 寨如遇乙酉三日巳酉三日正應休門須出兵對陣論相生該
 東北上巨門星正東上貪狼星救應將黑間白色令旗一面招
 動總管萬平世一營軍馬向前分付本營駐扎西北方俱白旗

黑色旗白鑲黑色甲坐着黑間白點子馬上按北斗武曲星鎮
寨如遇庚子三日丙子三日正應休門宜出兵對陣論相生該
西南上祿存星東北上巨門星救應將黑間青色令旗一面招
動平章白勇一營軍馬向前分付本營駐扎東北方俱青鑲黑
色旗青鑲黑色甲坐着青驄馬上按北斗巨門星壓寨如遇丙
午三日壬午三日正應休門宜出兵對陣論相生該西北上武
曲星正南上廉真星救應將青間紅色令旗一面招動僉院鄭
一營兵馬向前分付本營駐扎東南方俱紅鑲青色旗紅鑲
青色甲坐着火色青驄馬上按北方輔弼二星鎮寨如遇癸酉
三日辛酉三日丁酉三日正應休門宜出兵對敵論相生該正
北上文曲星正南上廉真星救應將白間紅色令旗一面招動

統制李猷一營兵馬向前分付。本營駐扎西南方。俱白鑲紅旗。白鑲紅甲。坐着火色白點馬。上按北斗祿存星壓寨。如遇辛卯三日乙卯三日丁卯三日。正應休門宜出兵對敵。論相生該西北上武曲星。東北上巨門星。救應將黃色令箭一枝。招動自己主帥帳前大隊人馬向前分付。當于八營之中。俱黃衣黃甲。坐着黃色馬。上按北極紫微垣。臨鎮中宮。按着本目的支干。移換那隊的旗甲。倘有疎虞。八營齊應。將赤色令箭一枝。招動王子張彪所部人馬向前分付。當于紫微垣前。東南相向。俱紅間黃的旗甲。坐着青黃雜色的龍駒。從正東方起。環列至西南方止。上按太微垣。外應正東正南東南西南四營。不測將金色令箭一枝。招動太子張龍所部人馬向前分付。當于紫微垣後。西

北相向俱黑間黃的旗甲坐着黃黑雜色的烏錐從正西方起
環列至東北方止上按天市垣外應正西正北西北東北四營
的不測這些將士看張豹分撥已定便發了三聲號頭。啞了三
聲喊一直的逕到十里之外登時依令屯扎了營寨。那張豹也
軒七昂七在後面徐七而行早有哨馬報與徐達得知徐達便
叫軍中搭了雲梯同常遇春沐英郭英朱亮祖四人仔細一看
但見各門有門各門有將有動有靜倏闔倏開中間一片的浩
浩蕩蕩列七森七不知藏着幾十萬兵馬徐達笑了一笑對着
四位說不想此人也有這學問且到明辰挑戰方知他的光景
下得雲梯恰好俞通海取了太倉并崑山崇明嘉定松江等路
華雲龍取了嘉興等縣全軍而回來見主帥徐達徐達見二將

得勝喜動顏色。分付筵宴。與二將節勞。此時却是暮冬。天氣瑞雪飄。而下。雖然酒過數巡。諸將見徐達。只是躊躇不快。便問說主帥。却爲什麼來。徐達對說。方纔看見張豹。這厮排下那陣。甚有見識。我憂此城恐一時促急難下。故深憂耳。正說間。轅門外傳鼓數聲。傳說王爺有令旨到。徐達慌忙徹席接入。看時原來爲文武廷臣。屢表勸進大位。太祖從請自立爲吳王。議以明年爲吳元年。立宗廟社稷。建宮闕。令營繕官員。將宮室圖畫。以進。命協律郎冷謙。以宗廟雅樂音律。又鐘磬等器。并樂舞之制。以進。曉諭天下。故軍中咸使聞知。徐達同諸將以手加額說。只這幾件事務。便見主公唐虞三代之盛心了。當晚極歡而罷。次日黎明。探子報道。周軍罵陣。徐達細思了一番說。此行還用常

朱二將軍走一遭。便令常遇春、朱亮祖兩將迎敵。臨行之時，對二將說：「二公可先往。我當另遣將接應。但此陣甚難測度。倘得勝時，切勿輕騎追趕。防他引誘。」二將得令，便率兵一萬前去陣前擺開廝殺。只聽張豹陣上傳令說：「今日的支干須是吳指揮出陣。黃千戶、趙都尉接應。分付纜了。」但見正北營門裡放了三個震天的响炮，挨七擠七，轟七烈的，擁出一萬有餘軍馬，直殺過來。遇春、亮祖見他來的勢猛，便分開兩路夾攻。將去那吳鎮毫無怕懼。三將正好廝殺。誰想正東營裡與那正北營裡，到像約會的一般，不先不後，一聲鑼响，兩邊人馬蓋地而來。

第五十六回

二城隍夢告行藏

征馬長嘶吳苑風

還憐平子思徒窮

煙塵障巖三春柳

世事驚心一夢中

雲暗蘇臺聽斷角

日沉殘壘見歸鴻

懸知弔古經行處

好問當年李牧攻

話說遇春亮祖止對着吳鎮廝殺。誰想一聲鑼响。正東營裡與正西營裡兩彪人馬。蓋地裡圍將籠來。把遇春軍馬截做兩處。遇春便叫道。朱將軍你去救援後軍。我當保着前軍力戰。那廝亮祖拚命的撞入後陣來。那些軍士看見亮祖來救。就是如魚得水。欣天喜地的附着喊殺。兩個將軍分做前後對敵。自辰至午。互相殺傷。更不見一些勝負。只見北邊一隊人馬。却是郭英湯和張興祖廖永忠前來接應。張陣上見遇春兵來。便將重圍散開。各自尋對頭相併。前後六將合做一處。對着黃轍趙玠吳

鎮三疋馬又戰了兩個時辰。看七天晚兩邊記了軍馬。明日再戰兩陣上各回本營不題。却說遇春等領軍回寨。備說了他出兵的方向。并救應的事體。徐達便取過曆頭來看。了說。今日是壬子支干遁甲。宜該在坎方做事。但不知何以正東正西上出來接應。是次以後一連相持了半月。但見他陣中甚是變幻一時難得通曉。恰好明日是吳元年歲次丁未的元旦。徐達在帳中爲着。一時難得取勝。十分煩惱。忽听帳外報道。僞周陣上遣使來見。徐達因升帳問來使道。你三將軍張豹。排行第三。因何着你到來。那人荅道。我主帥多拜上將軍說。明日係是元旦。彼此相持未必便見分曉。且各休歇數宵。待好良辰再下戰書。迎敵。特此來約。徐達因胸中也未有決勝之策。便隨口應說這也。

使得那使者領了回音出帳而去。次早徐達率衆將。在營中朝北拜賀畢。便與衆人各各稱慶。筵席中細商破敵之計。恨無長策。當晚筵罷。各散回營。徐達獨坐胡床。恍惚中見一個金童。向前說。滁州城隍。同姑蘇城隍二位到帳相訪。徐達急急披衣。延入分賓而坐。便道草茅下士。荷蒙神聖降臨。有失遠迎。望乞恕罪。滁州城隍回說。自從元帥誕生之後。一原幽明阻隔。二以元帥時出省邑。征討戮力皇明。因此甚相疎濶。今主公改元。不三年間。便成大統。主帥倘念及桑梓之地。乞于皇帝前贊助褒崇。賜號以顯小神護翊皇明之靈。是所望也。徐達便應道。某致身王家十有餘年。仰荷天地眷佑。聖主洪威。所在成功。但今受命攻吳。誰料張豹布成此陣。兩月以來不收寸功。尚未知後來是

何景色適聞神明所言。三年之間便成一統。恐不若此之易。只見姑蘇城隍說。此陣雖是有理。不過以北斗九星八方生剋合着休生傷杜景死驚開的遁甲元帥。只從剋制的道理。兵分八隊前去攻打。他自然救應不及。又裏面他列爲紫微太微天市三垣。分應八宮元帥。當以太極兩儀之理制之。士誠氣數不上一年。元帥何必過慮。但恐攻城之時。有傷虎將爲可悲耳。徐達所得有傷虎將一句。驚得目呆了半晌。便道某等同來將士。俱各赤心圖報朝廷。分有偏裨情同骨肉。此時全望神明佑助。倘得一旅不傷一將不損。城降之日。卽當重修廟貌。申請褒封。那城隍道。今日元帥至此行軍。我們便在此保護。但其中也有在劫在數的。怎廋十分救應得無事。元帥旣如此囑付。當曲圖遮

蔽全他首領便了。兩神振衣而起。徐達方送得出營。却被巡哨的一聲鑼响。把徐達拿住。猛然驚醒。知是一夢。次早起來。分付各營。趑趄間整理軍器。待彼下書交戰。另行調遣。不題。且說僞周無錫守將莫天佑。從小兒便習武藝。身長丈二。面如噴血。有萬夫不當之勇。人都稱他爲莫老虎。善使一把偃月刀。屯兵十萬。在無錫城中。足爲士誠。救應他見朱軍駐扎姑蘇。日間攻打。終有難保之勢。心思一計。修下三封書。一封着人往陳有定處投遞。一封着人往方谷珍處投遞。一封着人往擴廓帖木兒王保處投遞。約他趑朱兵攻蘇州之時。正好乘勢侵擾地方。朱兵彼此不支。必然得勝他三處得了。天佑來書。果然有定從閩廣來到界上。侵擾谷珍。從台州來到界上。侵擾王保。保遣左丞李

貳來到陵子村。在徐州界上侵擾。三處的文書齊至。金陵太祖便令李文忠率錢唐兵八萬東敵方谷珍。令胡德濟耿天壁率發州金華兵八萬東南上敵陳有定。令傅友德率兵五萬西北上敵李貳一面。又着人到徐達帳前。知會各家兵馬俱動。都是莫天佑之故。可仔細隄防。徐達得了音信。朝夕在懷。只見張豹打下戰書說道。上元已過。十八日交戰。徐達將姑蘇城隍囑付生。剋分兵相制。的話仔細思量。了一夜。次日升中軍帳。着軍政司打了幾通。攢集諸將的號鼓。吹了幾聲畫角。那些將軍依次聚在帳前。徐達便道。明日交兵。諸將俱宜小心聽令而行。以濟大事。倘不遵法。罪有莫逃。諸將齊聲道。聽令。徐達恰取號箭一枝。喚過俞通海。充正西隊先鋒。華雲龍顧時爲左右。整領精兵。

五千俱用白色旗甲。攻打偽將正東營。取號箭一枝。喚過耿炳文充西北隊先鋒。孫興祖、丁德興爲左右翼。領精兵五千。俱用黑白雜色旗甲。攻打偽將東南營。取號箭一枝。喚過朱亮祖充正南隊先鋒。張興祖、薛顯爲左右翼。領精兵五千。俱用紅色旗甲。攻打偽將正西營。取號箭一枝。喚過吳禎充正北隊先鋒。曹良臣、俞通海爲左右翼。領精兵五千。俱用黑色旗甲。攻打偽將正南營。取號箭一枝。喚過郭英充西南隊先鋒。俞通淵、周德興爲左右翼。領精兵五千。俱用黃色旗甲。攻打偽將正北營。取號箭一枝。喚過沐英充正東隊先鋒。趙庸、楊璟爲左右翼。領精兵五千。俱用青色旗甲。攻打偽將西南營。取號箭一枝。喚過康茂才充東南隊先鋒。王志、鄭遇春爲左右翼。領精兵五千。

紅雜色旗甲攻打僞將東北營。取號箭一枝。喚過廖永忠充中軍左哨先鋒。唐勝宗陸仲亨爲左右翼。領精兵一萬。俱用黃黑雜色旗甲。從東南營殺入。攻打僞將太微垣。取號箭一枝。喚過馬勝充中軍右哨先鋒。陳德費聚爲左右翼。領精兵一萬。俱用黃紅雜色旗甲。從東北營殺入。攻打僞將天市垣。取號箭一枝。喚過湯和充中軍正先鋒。郭子興蔡遷爲左翼。韓政黃彬爲右翼。統精兵三萬。俱用純青純白純紅純黑四色旗甲。從正北營殺入。攻打僞將紫微垣。砍倒將旗四圍放火。取號箭一枝。喚過王弼茅成梅思祖三將。各領兵五千出陣迎敵。待他明日那營出兵。必有兩營接應。只可佯輸誘其遠趨。以便我兵乘勢奪寨。取號箭一枝。喚過陸聚吳復二將合領本部人馬堅守老營。以

防衝突常遇春獨領精兵五千沿路衝殺只留西北一營不去
攻打以便彼兵逃竄自率大隊從後救應分撥已定只等明日
行事

第五十七回 紫耿炳文殺賊祭父

劍色晴空映鐵衣
中星夜朗徹飛暈

天低吳寨花無色
氣壯金陵草亦輝

殿上德威寰海著
帷中神算斗星違

國有忠良家有孝
留將青史仰巍巍

那徐達依了蘇州城隍托夢分兵做十路攻打調遣已定次早

正是十八日期只見哨子來報東北營中平章白勇領兵一萬

殺過來了我軍陣上早有王弼持刀迎敵未及半個時長他正

南土楊清西北上萬平世各統兵前來接應恰好茅成梅思祖放馬前來攔擋六匹馬攪做一團。見梅思祖賣個破綻。逕落荒而走。楊清便勒馬來追。那白勇與萬平世恐楊清得了頭功。因一齊趕來。王弼茅成也裝一箇救思祖的模樣。將馬也放來廝殺。正殺得十分鬧熱。只聽寨中一聲砲响。十路兵馬都殺出來。逕往張豹陣中分頭的去攻打。他營中只說朱軍與陣上軍馬殺喊。那曉得這般神算。慌促之中。俞通海等殺入正東營內。朱亮祖等殺入正西營內。湯和率了中軍。逕殺入紫微垣。驚得張豹上馬不及。湯和便一刀砍折了馬脚。張豹只得從亂軍中逃竄。郭子興兩翌兵馬就四下放起火來。中軍帥旗早被亂軍砍倒。煙塵滿眼。個個只是尋路而去。那一個敢來抵敵。吳禎殺

入南營。誰想楊清一營已在外邊接應。白勇竟是一個空寨。便幫着耿炳文等殺入東南上。那營中正是僉院鄭祿把守。他看見朱軍殺入便也率衆相持。炳文大叫道。鄭僉院你記得當初帶了義兵投降呂約。致我父親追趕撞木柵而死。你今日便碎副萬段也。只是遲還走那里去。手轉一鎗正中着鄭祿左腿。炳文便趁活捉了。分付軍校陷在囚車內殺得營中一個也不留。吳禎對炳文說。楊清既在陣前我自趕去殺了。楊清纔完得我的事。炳文顛着頭說是。吳禎自也去了。炳文徑殺入張彪垣內。那張彪正與廖永忠三將相持。炳文大喊一聲殺來。張彪見不做美。便帶了殘兵只往兵少的去處逃走。那朱亮祖殺入西營。只見些散軍一路跪着迎降。更不見有趙玠亮祖便坐在本

營廳上問道。你們趙玠走至何處。那些小軍回說。趙都尉聞知將軍殺來。便登時逃走。不知去向。說猶未了。誰想這賊躲閃在門後。把刀向背上。竟砍將來。幸得恰是刀背。把亮祖肩上一下。亮祖熬着疼痛。跳轉身。急搶刀在手。就在堂上兩個戰了數合。那趙玠看本事難當。拖着刀向外便跑。亮祖趕上一刀。分做兩段。張興祖薛顯起初看見營中投降。只道無事。把馬在外邊尋人相殺。聽見營中喊聲。方殺入來。那趙玠已結果了。營中一萬人馬盡皆投降。亮祖仍出營來。見沐英三將已殺了李獻。俞通淵三將已殺了黃轍。郭英三將已殺了吳鎮。四哨人馬各做一處。望那張豹的中營。且是烈焰七的燒得好。便將馬從西北上放來。听得天市營內喊聲大震。沐英郭英朱亮祖俞通海分付。

各哨兩翼將軍俱率兵在外不必隨入相混止四馬趕人看他光景只見張彪張豹領了殘兵聚集天市營內保着張龍與馮勝湯和廖永忠耿炳文等廝殺沐英四將乘勢趕進救應殺得偽周尸如山積血似河流張彪保着張龍拚命的向西北路奔走張豹一人力敵衆將那陣上白勇萬平世楊清正與王弼等交戰忽听得朱兵分頭殺入老寨回頭一看烟瘴衝天三個飛也趕回却撞着吳禎一彪軍來手起一鎗正中着萬平世的心口死于馬下白勇急上前來救那鎗稍轉處一帶逕把白勇一隻眼珠帶將出來俞通淵趕上一刀連人和馬砍做兩截楊清便勒馬騰雲的相似往別路逃走去張彪保着張龍而行只莽中叫道還那裡走掙眼看時是常遇春擋着去路兄弟

兩人道一身氣力殺得沒有些兒又撞着對頭奈何奈何正沒
做理會恰好張豹帶了殘兵逃走回來兄弟合做一處也不與
遇春相對逕冲陣而走遇春飛馬追趕將到城門那城上矢石
銃砲如雨的飛下來遇春也不回兵便令後軍迎元帥大隊人
馬到來分頭攻打蘇州頃刻之間諸將軍畢集吳禎把萬平世
首級沐英把李獻首級朱亮祖把趙玠首級郭英把吳鎮首級
俞通源把白勇首級俞通海把黃轍首級一一到帳前依次獻
了。只不見康茂才一哨人馬竟無消息徐達令探馬四下哨探
消息恰有耿炳文令軍卒推過囚車上帳說先父因僉院鄭祿
投降。僞周追趕身死。今犯虎威活捉此賊到帳乞主帥下令處
置。徐達便命軍中急辦牲醴把耿君用公神像中堂懸掛自己

同諸將行了四拜禮。那炳文在旁邊回了四拜。卽下堂朝了元帥及諸將軍拜謝了。依先上堂換着一身縞素。便服朝父親神像拜了哭。哭了又拜。徐元帥一邊傳令軍校。把僉院鄭祿活綁過來。就一刀剖出心肺。放在盤子裡。供養君用像前。那炳文看見擺列着清清的酒卮。香香的殺味。活碌碌的肺肝。爽朗朗的香燭。儀容空對音响。無聞眼淚不止一路的落。搥胸頓足。愈覺哀慟。起來帳前軍士沒一個不酸心含痛聲。徹天地驚得那張士誠在城裡也不知爲着甚的。約有一個時辰。徐元帥同諸位將軍齊來勸說耿公請自寬心。今日公能爲父報仇。又爲國出力忠孝兩全。便是尊公靈在九天也。必色喜萬勿過傷。且請治事炳文只得住了哭声。一日之間不住唏噓的在口。杯酒片殺。

毫不沾牙。真實難得話不絮煩。却說康茂才同着王志、鄭遇春帶了人馬殺入東北營中。止有二三百個守營的頽卒。因轉身沒路去尋白勇。下落只聽人說白平章今日當先罵陣。到不見這般淒愴。茂才听知便往場上殺來。恰撞着巡哨賊將徐仁、尹暉兩個帶領五千精銳。從北路而行。阻住去路。茂才心中轉着這送死賊到替了白勇的晦氣了。便擺開陣勢。五匹馬混殺了一個多時辰。後來徐仁望見中營火起。卽要同尹暉脫身。朱軍陣上那個肯放他寬轉。古人說得好。心慌意亂。自沒個好光景。做出來。那尹暉鎗法漸亂。茂才轉過一刀。結果了殘生。徐仁便殺條血路而走。茂才招動人馬來追。誰知楊清看吳禎殺了萬平世。俞通源殺了白勇。便領殘兵而逃。正撞着徐仁合兵做一

處那徐仁見楊清既來。茂才一哨兵又沒接應。仍來迎敵。且說鄭遇春看見徐仁馬頭將迎。大叫一聲。說看箭。徐仁只道果然有箭。把頭一低。遇春趕着勢一刀。正把頭砍將下來。茂才心知楊清又要逃走。把旗一招。朱軍便密匝匝只圍他在中心。茂才等三將橫來直往。把他在垓中廝殺。未及半晌。被王志一鎗。中着馬脚。那馬仆地。便倒。衆軍向前把楊清砍做數段。茂才方得收軍轉來。哨馬望見了茂才一彪人馬飛也似報與元帥。說康將軍往東路來了。徐達听得便同衆將出帳外來望。恰好茂才下馬進來。備說了前事。徐達大喜。平章今日當去罵刺。臣不具

第五十八回 東熊叅政捷奏封章 百回 守宮 幽燕卒 因轉

中原還逐鹿 請投筆事戎軒 縱橫計不就 懷恩

慷慨志猶存

策杖謁天子

驅馬出關門

請纓繫南越

憑軾下東藩

鬱紆陟高岫

出沒望中原

古木鳴寒鳥

空山啼夜猿

既傷千里目

還驚九逝魂

豈不憚艱險

深懷國士恩

季布無二諾

侯嬴重一言

人生感意氣

功名誰復論

魏徵古風

徐達大軍駐扎在姑蘇城下。只不見了康茂才一枝人馬。正在

狐疑。恰有哨馬報道。康將軍得勝往東南路回來。徐達不勝之

喜。因令馮勝爲首協廖永忠郭英吳禎趙庸楊璟張興祖薛顯

吳復何文暉九員虎將領兵二萬圍困葑門。湯和爲首協曹良

臣丁德興孫興祖楊國興康茂才郭子興韓政陸聚仇成九員

虎將領兵二萬圍困胥門。常遇春爲首。協唐勝宗陸仲亨黃彬梅思祖王弼華雲龍周德興顧時陳德九員虎將領兵二萬圍困閫門。沐英爲首。協俞通海俞通源俞通淵費聚王志蔡遷鄭遇春金朝興茅成九員虎將領兵二萬圍困婁門。朱亮祖領兵三萬屯扎城西北上。耿炳文領兵三萬屯扎東南上。築設長圍。架起木搭樹着敵樓。四處把火炮噴筒鳥嘴火箭及襄陽砲日夜攻擊。徐達自統大軍六萬環遶諸軍之後。相機救應防禦外邊來救兵馬。諸將得令各自小心攻打不題。且說張龍張彪張豹領着殘兵不上萬餘。逃入蘇城。見了父王士誠哭訴。朱兵十分利害。無可處置。士誠正是煩惱。却見探子慌忙入朝報道。朱兵四下密布重重的把各門圍了。士誠驚得手忙脚亂。便集民

兵二十萬上城立陣砲弩矢石登時的發作將來防設甚嚴我
兵屢被傷折連有三個月日太祖在金陵聞知難於攻打因此
使人傳諭令三軍勿得輕動以待其自困徐達承旨對使者說
我也不敢急性行事但慮莫天祐這厮奸謀百出前者以書招
二處賊兵犯我邊境東南閩廣諸路山陵阻隔諒無他虞所患
彭城一帶彭城徐州古名更無險阻倘或天祐約渠順黃河而
下間道由江北抵吳松與姑蘇結爲表裏便一時難爲支吾耳
那使人對道元帥如此說還未知傳將軍近來行事哩徐達便
說我正在此記念他近日如何行事未有消息日夜不安你且
細說與我聽着那人道前日主公着我來時正在殿中給于我
的路引只見通政司一員官過來奏道徐州叅政熊聚差人奏

捷主公便說連入與表章卽刻一齊進來說猶未了那承差跪在殿外備說徐州熊叅政令指揮傅友德率兵三千逆水而上舟至呂梁洪正遇元將左丞李二出掠友德率衆便捨舟登岸衝擊元兵李二卽遣裨將韓一盛兵接戰友德手起鎗落把一盛刺死馬下元兵敗走友德揣度李二必然廣招部落來鬪卽令人馳還城中開了城門着兵卒布列城外皆坐地卧鎗而待以鼓聲爲號一齊奮發頃刻之間那李二果招上許多毛賊到來友德望賊將近鳴鼓三聲我師猛發橫衝過去賊衆大潰爭先渡水而逃溺死者不計其數現生擒李二及他頭目二百七十餘人獲馬二百餘匹乞令旨發付主公听了大喜令把李二在西絞頭梟首其餘所俘人犯羈候細審重賞來差卽手書褒

嘉友德加陞三級。我臨行目覩來的徐達听了說如此。便姑蘇不足慮矣。送使人出帳回金陵而去。正轉身回寨。忽人報水關巡軍獲得一個細作。特送到元帥帳前發付。徐達便令押至軍中。問說汝是何人。敢來越關。若從直說來。饒汝之死。那人說小人是無錫莫天祐手下總領官楊茂。慣能游水。特往姑蘇上表的。徐達因問這表在何處。楊茂站起身來。把肚兜除下。摸出一個蠟丸子。說這表在丸子裏。徐達將丸剖開。細看了表章。就問你家還有誰人。還是要生要死。楊茂回報有個老母及妻與子。望元帥活螻蟻之命。徐達把楊茂發去俞通海處。做個水軍頭目。隨暗地喚華雲龍入帳。着領聰慧小心軍校二十名。潛往無錫去誘楊茂家小。雲龍得令。隨見楊茂。備問了居住及兒子名。

字來到營中說。莫天祐這厮不是戲耍他。看我軍攻打蘇州城的。必定仔細盤詰。我們二十人可分作六七樣打扮。聞知無錫大小人家都結蒲鞋面販賣。我們着五個會打紹興鄉談的。扮作販鞋客人。縣前專做好魚麵。我們可着兩個買了大魚數頭。鱸魚數斤。挑了魚担兒。沿街貨賣入城。再着三個扮做福建打造低假烏銀扭扣的銀匠。細巧錘鑿俱要隨帶備用。又將叉口五隻裝盛糙糲大麥。把五人扮做鄉間大戶人家。糴來糲麥挑進城內糖坊裡用。後邊卽着三個挑了糖担。一頭辦有搖鼓兒。泥人兒。引線兒。紙糊小盒兒。燈草發販兒。丁丁當當跟着糖舖的人。一夥兒走。都約在西門水濂街會齊。分付已定。各人整備了。次早走到城邊。那城上果然逐一查問。一夥過了。又是一夥。

都被這巧計兒零星走入了城。逕到水濂街那雲龍走到一個裁衣人家。便道師丈。此處總領楊茂官人在那家。是那裁衣說。楊官人正在轉灣紅角子門裡。雲龍問了的確。叫声起動。轉過灣來。直到紅角子門裡。撞進連声叫道。楊名官在家麼。那楊名知有人叫他。便走出來問道。客官何來。雲龍回報道。你們父親。丞着官差。一路上得病未好。今日到西門外。那病十二分命在。須臾要見你母親及祖母。與你一面。特央我來通知。你們可急急去。倘得見你他好。永訣楊名。走進去說了。那祖母與母親又出來問了詳細。便同雲龍逕出西門。只見兩個魚担兒。三個糖担兒。替五六個販鞋面的。及五六個空手走的。說也笑也。看也雲龍道。這客官就是前面酒店裡病人。央來報信的。恰也又出

來了。世間有這等熱心人，真個難得。那雲龍把眼一梭，這些人三脚兩步，四散都走前回去了。約至五里路程，只見路上有個小車，轆兀的往前面推着。雲龍便叫聲推車的長官，我有兩位內眷到前面王家酒店裡探望一個病人。他們鞋弓襪小，一時趕不上路，勞你帶一帶在車兒上。我重七送酒錢與你。那漢子便站定說：土來上來，前面酒店路也不多。想你也不虧我。雲龍便扶着他祖母與母親上了車兒。自同楊名一路的說一路的走。那個推車的推動這車似飛也。輦將去。雲龍故意叫道：長官長官，便慢着些兒也好。倘若先到王酒家，千萬坐坐待我。數錢送你買酒吃。那漢子指一指道：日已西了，還遲到幾時。約莫二十餘里，楊名又問道：還有多少路。雲龍笑着說：你且跟我來，不

上里許。却是個黑林子。但見十六七人。叫道。楊名。你還待怎的。吾奉金陵徐元帥將令。因你父楊茂。越關被獲。已願投降。徐元帥恐莫天祐害及家屬。特來取你歸營。你若狐疑。有劍在此。楊名同他祖母母親三個都呆了口。也沒得回報。華雲龍就脫下了便服。換了盔甲。便叫楊名一同衆軍。跨着飛馬。押了車子。緊趕着上路。將及二更。已到軍前。不題。且看後來如何。